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四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潘允宜左之校訂

表

代胡總督謝新命督撫表

詞氣憤壯

任兼督撫一方文武之司鎮重浙閩萬里華夷之  
撫躬知感受托思危臣伏念東南之患夙夜再興  
於赤子之弄兵馴至蒼生之受毒引島夷而深入  
省旬以無寧慨自數年以來無如今日之甚



環之車既遇險於泥淖必得良父之御可責望以  
馳若求善後於賤工終知無補於覆轍臣之自揣何  
以異茲人所私評亦爲過當且昔叨監軍紀功之任  
偶成事於一時比於今提督巡撫之難亦奚啻夫百  
倍昔猶不逮今復何能特以 聖明用人姑自郭隗  
而始則凡豪傑響應必有樂毅之流臣敢不灑涕誓  
師矢心圖報黃金橫帶敢懷先樂之心滄海揚波豈  
望生還之日仗 天威而策勵尊 廟筭以周旋取  
彼鯨鯢爰助鼓鼙之釁佇看溟渤翻爲鴈鷺之池力  
雖不前志誠無已

代初進白牝鹿表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  
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茲以  
徃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  
能罄述誠亦希逢必有 明聖之君躬修玄默之道  
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 皇  
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  
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康遙呈

奇。毛。灑。雪。島。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處。  
瑞。是。蓋。神。靈。之。所。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  
定。海。之。間。况。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  
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蠶。茲。夷。狄。尚。  
爾。跳。梁。日。與。編。禪。相。為。掎。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  
氣。之。祥。為。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沼。  
臺。覓。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啣。芝。候。輦。長。迎。萬。歲。之。  
遊。

代初進白鹿賜寶鈔綵段謝表

時鶴降  
醮壇

臣惟白鹿呈祥。式應仙經所紀。玄穹眷德。端為聖  
壽而徵。言從島嶼之游。已切闕庭之望。偶當分地  
借達禁林。何與臣勞。遂叨上賞。繪紋盤束。旋分篚貢  
之珍。鈔貫充函。別出帑儲之寶。愧無報國。喜有傳家。  
吏士知榮。節旄生色。但臣執戈從事。方為掎角之圖。  
戀闕馳情。尚阻江湖之遠。傳聞嘉瑞。預降仙禽。益占  
萬壽之無疆。畢致四靈而未已。

代江北事平賜金幣謝表

恩從天下波。及海孺人。自日邊氣占星。使自漸涼。

堪此殊榮

中謝

伏念臣本書生誤叨闕寄跨兩省一

京之地當諸夷數道之衝機務浩繁調徵闊遠曩昔  
淮陽之警頗陳意見之虞恐漕河陵寢之震驚爲心  
膺咽喉之要害偶因羣力幸剪諸兇凜待罪而至今  
眇何勞之可紀乃函金幣遠發宮廷茲蓋伏遇 皇  
上誠協經綸道融精一分絲析縷不以善小而弗旌  
定價收名每謂功疑而惟重其爲恩澤莫可名言臣  
敢不銳志澄清委身報答奉宣威德夷方期獻幣以  
來廷結內賢豪帳下益懸金而募士

代再進白鹿表

更工麗聳秀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

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

詞繁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

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

後先迭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

自神栖之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

蓋恭遇 皇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

於穆而孚穹昊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玄帝之瑞

宮甫增壯觀遂現素縻於寶地默示長生雖知守而

雄自來海。既輸而山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  
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兩獲嘉符。竝臣分境。幡然伏  
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珠玉映珊瑚之苗。天所申  
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  
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瑞。雙行挾輦。時仙人  
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聖主靈長之體。

代被論乞免得

溫旨謝表

慷慨奮勵

天語春溫

聖恩海潤。遠臣忝竊。振古希逢。

中謝念

臣身叨隆遇。既易致乎衆嫌。事涉機宜。又難拘乎常

格。緣此而欲加之罪。乃無不借以爲辭。屢荷 聖明。  
曲爲原宥。臣之感激。天所鑒臨。直欲捐軀。以圖報  
國。今茲求去。本非夙心。第恐衆怒愈深。後言未息。以  
致 聖聰再瀆。其爲臣罪益多。是以懇乞放歸。實深  
戀慕。屏營待罪。方切危疑。而 皇上體諒。曲加慰勞。  
特至。勉以盡心於職事。令毋介意於人言。願臣何人。  
冒茲殊寵。天地覆載。父母保全。用方此恩。殆無以通。  
伏讀邸報。叩首 闕廷。殘命少延。驚寬甫定。感深刻  
骨。涕下沾衣。重誓餘生。捐酬上德。况臣素抱忠悃。

質鬼神。頗有識知。非比木石。雖寸草微弱。莫答春恩。而精衛積誠。思填滄海。刳肝塗地。未償報主之心。罄竹爲箋。詎殫銜恩之狀。臣誠臨表涕泣。莫措一詞。望闕瞻依。恭祈萬壽。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四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虛校訂

疏

爲請復新建伯封爵疏

代某宗師  
不上

言亦條暢

爲請復功臣封爵以崇厚道作人心事臣本菲薄賴陛下聖仁令臣提督浙江學校臣愚不敏以爲學校首務在敦實行敦實行在先士風於是作爲條約首令提調官以四孟月採士民之行而臣歲一按臨以

親其風凡忠臣義士孝子順孫烈女節婦臣悉咨訪以備旌舉時臣至紹興府則見鄉大夫士及故老庶民爭來言故新建伯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守仁始以倡義擒逆濠受封前爵迨後奉命平思田討八寨斷藤諸賊其撫剿處置功烈尤著既以勤事病困乃就巡歷屬地冀得便道待乞休之報遂死南安當時廷臣過從吏議謂守仁倒施恩威擅離職役身死未寒而削奪旋及使功臣之骸藁葬原野子孫微賤下同編民非所以廣聖意勸忠良也臣既得

聞斯言復檢按諸所呈遞前御史臣裴紳所行紹興府山陰餘姚等縣學生員秦倪等呈詞及先後諸臣大學士方獻夫詹事霍韜御史聞人詮等論列之稿守仁生時歷年章疏文移處置施行之實叅之臣疇昔所聞縉紳道路傳誦之言則知守仁平定逆藩之大功與陛下之所以嘉守仁之懋賞舉的然後定議矣至其往處思田不血一刀不費斗粟遂定兩府之地活四省之生靈呼吸之間降椎結者以七萬其往征八寨斷藤諸巢則以數千散歸之卒不兩



而蕩平二千里根連之窟破百年以來不拔之堅爲  
兩廣除腹心之蠹卒以蒙犯瘴癘客死南安實亦在  
其所制境土夫功烈之高如彼死事之情如此而嘗  
時廷臣抑使不揚後來諸臣復請之奏屢上 陛下  
亦竟爾不下何也臣雖至愚亦竊有以知其故矣蓋  
其故或在於言事者之尚未悉其情也夫思田二僉  
向化而當撫剿斷藤峽諸賊稔惡而當剿惟守仁則  
親見其事而熟籌之其他在廷之臣未必知也兼總  
四省則江西本其屬地畢事而巡歷病因而乞休寢

便道以待報私不害公此亦人情之常至於終不獲  
命以死尤可痛悼此在守仁宜自諒其無他其他在  
廷之臣未必知也故守仁求隨宜勦撫之實以副明  
旨而廷臣據專意二僉之名謂宜必勦守仁以巡歷  
地方幸其返還之便而廷臣因謂其一意返還徒  
假借於巡歷之公則守仁之所謂撫剿盡是矣而廷  
臣之所謂倒置似亦未盡非也守仁之所謂待命盡  
忠矣而廷臣之所謂擅離似亦未盡僞也以未盡非  
未盡僞之言而陳於 陛下之前 陛下安得不信

之子教臣愚不敏妄意 陛下果終奪守仁之爵於始者此也夫 陛下既已信廷臣矣後之進言者又徒彼此求勝既不自白廷臣未盡非盡偽之意以緩其責遂亦不能指守仁盡忠盡是之故以互形其短長而破其兩可之疑則 陛下亦安所取信而遂改易其前議乎故臣愚不敏又妄意 陛下不欲復守仁之爵於終者此也如其不然以 陛下聖明往年嘗復劉基之後矣復王驥之後矣此又復郭子興之後矣豈其獨忘情於守仁哉錄其功而封之人告其罪

而奪之審其無罪而復收之惟是之求而循環不已此 陛下之所爲至公也不能深明其故以啓 陛下之聰明此臣之所以有憾於言事者之未悉其情也不然 陛下何憚一改議之煩爭千石之粟使功臣之績骨未朽而名實盡泯哉臣有以知 陛下決不爲也且守仁經略兩廣功烈無比天下所共聞知謂宜有加爵之賞姑無論也遂使其倒恩威離職殺誠如羣臣言猶不足以掩其擒逆濠衛社稷之功况乎以所謂廷臣未必知之說而遂欲盡棄其平生

如以銖稱鎰其低卬亦甚枉矣臣聞式鼓氣之姓則  
士卒尚勇買死馬之首則駿骨旋至方今海上告警  
士氣不振思效知能之徒每以前事爲鑒守仁實生  
其鄉聞鄉人每一聚談知與不知皆爲扼腕太息夫  
泯沒勞苦使閭巷得以藉口甚非所以作豪傑使奮  
起也說者又以爲守仁聚生徒盈海內名爲道德而  
實僞學爲可遺棄臣竊意不然學術之與事功無有  
殊二此自學士自脩之說也若 朝廷賞罰當功罪  
非以學術也椎埋屠販恣睢不逞亡人倫鮮行誼之

徒猶得裂土而封世世勿失此豈以學真僞哉守仁  
之於學其真與僞臣姑勿論縱其僞也盡其死力於  
艱難索其罪譴於講說朝以勞而封之莫以其學而  
奪之無乃大相繆乎且人各有心難可洞視徒以猜  
量之虐而遂亡其舍生倡義定一大難之實使不得  
託於椎埋屠販之流其亦去人情遠矣臣職專學校  
首教化遂以採民風得知守仁之事至熟且悉又且  
兵革之役方興未已而掩抑戎勳非所以觀視遠近  
臣聞之古語曰寵女不避席寵臣不收軒蓋悲思

之難終也周公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蓋恐恩禮之易奪也臣誠愚昧謂宜念守仁之勞苦察先臣之過舉以深味夫古語周公之意復守仁舊所封新建伯爵俾子孫世世承襲以彰國家報施之厚作臣下之心諸所宜葬祭贈諡之禮悉從故事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五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武林秦舜友仲虛校訂

啓

代奉 景王啓 駢雅

伏惟殿下金玉粹資蕃屏盛德春秋鼎盛就封楚甸之雄侍衛雲從取道淮流之順職禮當表率僚屬趨候經臨但念長江與浙海而接流浙海實長江之外護其聯絡之形如人有腹心手足卽手足知其通乎

腹心其制維之道如家有堂與門庭備門庭正以衛  
乎堂與而况入春風汎乃醜夷犯順之期插羽星馳  
又將帥戒嚴之候職躬親督率豈敢遠離夙夜隄防  
不遺餘力必使島嶼之外絕無窺伺之奸然後江淮  
之間可免風濤之警鸞旗遙指就坦道以徐行龍舸  
輕移向安流而遙邁職有此關繫無由趨迎遙想威  
嚴不勝馳戀

代謝閣下啓

伏念旬月未周三承天賜餘生何幸萬感君恩遙知

顧問之餘深賴曲成之力况於調元贊化以召禎祥  
運策決機而居帷幄功蓋出於門下賞奚及於軍中  
頃者深入蛟川橫探虎穴舍身擔當尚冀保全其始  
終竭力攘除少裨化理於萬一

代賀嚴公生日啓

時年八十一正  
月望後生日

鏗鏘典贍四

六傑作

二頁

門弧縣月儼依賜勝之圖卮酒流霞滿逗傳柑之液  
年年此節在在回陽伏念某官河嶽儲精鳳麟協瑞  
生緣吉夢盛傳孔釋之徵出遇明時綽有皋夔之望

歷幾遷而入相同一敬以格天四海具瞻萬邦爲憲  
恭惟華誕爰屬首春八袞初躋同尚父遇君之日一  
年以長多潞公結社之時冀英徵舒已含元氣支干  
更始載歷二旬兼齒德爵而全之天爲獨厚積歲月  
時而值此人所希逢某夙侍講筵幸承餘教自叨節  
鎮幾動浮言曲荷保全尚充任使知我比於生我益  
徵古語之非虛感恩圖以報恩其奈昊天之恩極遙  
思旭日賓從如流自阻修途心播若旆是用致水土  
之薄物敢竊比於珍從述功德以片詞不自知其蕪

陋托之自拜馳以寸衷伏願保固台嚴膺綏福履年  
高德邵永調伊傅之鹽梅主聖臣賢遠邁喬松之  
呼吸就車輿以應召賜几杖而乞言壽考百年詎止  
武公之容聖弼亮四世永作康王之父師

又啓嚴公 七葉天村

委身當任始知時事之難袖手旁觀何惟人言之易  
孰原銷骨自分捐骸仰賴相公上下調停始終愛惜  
延平叅互旣從披霧之風宸斷精明果仗回天之力  
枯林再苑澗轍重流且凡人有疾痛痒病必求免於

天地父母。然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起於顛擠。父母欲保全之而未必如斯委曲。伏惟兼德無可竝名。名且不能報。何爲計。惟知咎雖既往。尚立巖墻事。幸可圖勉循末路。誓將收桑榆之效。以母貽桃李之羞。一雪此言。庶酬雅志。寸腸結戀。盡一日而九迴。中夜再興望三台而百拜。

賀兵侍江公擢戶書啓

荅尉老成

伏審閣下計畫淵深。規摹弘遠。於凡戶口阨塞之要。靡不周知。是以甲兵錢穀之司。所向如意。借自樞機

之地。委以會計之權。蓋國脉所關。旣莫重於泉布。而邊儲告匱。久無望於倉箱。必須劑量之才。以設通融之法。側聞簡拔之命。果符屬望之心。追念古人益深私喜。理財淮甸。迥逾劉晏之精思。轉餉關中。佇待蕭何之協濟。

代元旦賀禮部某公啓

冀莢辰舒斗杓。寅指伏惟嘉旦。倍納新祥。某遠寄封疆。徒勤瞻仰。告協風於史氏。欽哉行夏之時。虞出日於海隅。允矣司春之職。

謝督府胡公啓

白壁一聯可愛

消失歡幃幙動逾十年俯托絲蘿歷辭三姓遺持已見遂駭衆聞詆之者謂矯激而近名高之者疑隱忍以有待明公寵以書記念及室家爲之遣幣而通媒遂使得婦而養母然渭於始議之日曾陳再讓之辭蒙召中軍託以斯事久而不報付之無緣疇知白壁之雙遺竟踐黃金之一諾傳聞始覺坐享其成昔孫明復號稱大儒以相國爲之媒而後娶杜祁公薦登高第乃孫令堅其議而始婚若渭則實非其人偶遭其遇夙蒙國士之待既思何以酬恩今受王孫之憐益愧不能自食徒知母在而喜頑然捧檄之情豫擬身教所先遵以齊眉之敬豈敢言兄弟家邦之儀法庶以答父母國人之盛心

啓諸南明侍郎

首爲涕洟自感憤之餘

爾然

某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蝦蟇跳擲於葦蕭瞋瞋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今戴盆而錮也辟如雉兔觸罟於籠牢盼盼焉不知伏處而



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已  
垂頭傾耳繼之以泣蓋雉兔之待鼎鑊但知號已之  
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某敢不馴伏曠  
迷勉體德意忍死以待儻承照於收榆卽復就烹亦  
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涓小人立身無狀墮囚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  
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  
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  
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  
龍象之雄豈肯舍已而耘田終於道旁之築室此蓋  
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  
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猥以死灰加之  
嗟息得諸秘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  
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蠱瘵在牀雖至親視  
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  
香而興必起之念道義所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  
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並是付

之再造。

答某餽魚

三四語風趣無限

連餉波臣信願野老不意塞北無假彈鋏之勞坐致江南日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代賀張相公啓

伏以孝有餘哀終身卻棗禮緣中制迨吉援琴惟君臣敦一體之情故憂樂倍相關之切。綸音優渥豈直重申賜物駢繁直逾三錫階既崇於師傅廕復籠於箕裘而且母后同心藹家人父子之義平臺前席

爲蒼生社稷之謀曠古所無普天胥慶蓋緣盛德足以躋此故雖特典受之當然其叨奉樞趨不勝踴躍顧因遐遠徒切瞻依肅共脩藻之儀敬效食芹之獻望台階而百拜恍紫氣之當眉臨筆楮以九迴耿丹衷之在膈省循仰戀倍萬恒情。

代請胡總督啓

答雅爲難

伏以宣雲交控兩鎮之衝烽火不驚六年於此是皆仰賴明公算勝於廟盡屈羣策之雄威寓於恩坐衆諸酋之膽致茲寧謐槩沐生成計當白帝之逾期

索弓而無事。可少黃龍之痛。飲援投壺而雅歌。上  
吉期肅共小設。折衝於俎。奠聆罄歎之珍。借筋爲  
亦效惘愚之瑣。仰祈光重。曷任悚榮。

謝某

絲肉競奏。宮徵暗移。足稱才子。

百頃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莽沙葦之  
龍葱。紛水禽之交。雙闌虹臥。下捧蛟鬣。五彩暈飛。  
上織烏兔。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  
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鯨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  
仙醞。俎烹伏卵。雜溫湯之早瓜。曜靈西馳。朗鬼東陟。  
乘涼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  
高枕忽動。爽夢莫追。述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風流自喜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  
詎云梓澤。旣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喉。  
綵煙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醒。欹枕裁謝。

上新樂王啓

閔麗

山人某頓首頓首。謹奏記新樂殿下伏念。某陪駭在  
賦。本無梁苑之才。下獄上書。乃有吳宮之厄。遂更

網惟憚非人，偃蟄自幽。鄉閭不齒，恭惟殿下。秉陳思  
曹氏之麗藻，兼河間獻王之賢。侍飛蓋者，豈止應  
劉。登秘函者，悉皆經史。宜其高視一世，卑俯百家。顧  
復遠攬之餘，不遺葑菲。文石之寵重，以珠璣出袖。送  
霞入齒，飛雪是誠。東海之上，與員嶠而爭奇。西死之  
濱，偕芙蓉而竝逸者也。矧以二生頌述，五夜歡娛。諧  
笑所及，風雨雜陳。揮灑不停，驂騑失驟。野人聞此，益  
復靡然。遙想高風，便欣授簡。顧茲修路，曷由裁管。謹  
布尺書，託諸魚腹。兼呈小刻，真愧蟲雕。

卷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于余允乾鴻宥校訂

書

與吳宣府

左右履寒涉遠得無勞乎擬候輒止必能諒其真非  
簡也生熟計在內在外俱應不久惟延候春融以見  
不拂盛意耳故決意不再入然自信硜硜小節在外  
即在內故迹若懸外而自不以爲嫌人亦信之左

久當自知也。歲暮新春當禮際時，已擬徙避數日。此外惟有擁爐撥火，與緇黃閒話沙場舊事耳。惟詩料炭多，賜幾塊是實惠也。

與季子微

不見者忽已三歲，親舊漸凋，落事變百出，如布帛在染匠手，青紅皂白反掌而更。卽如渭者，昨一病幾死，病中復多異境，不食者五旬而不饑，不渴又值三伏酷炎中也。欲與知己言，圓頭無人奈何。

答唐府公

伏蒙鈞命作書，綠紙多礬粉，深恐浮糲拒墨，益顯拙陋。敬更紙書呈，并納原柬，伏乞檢照。

奉徐公

曩兒枚歸自塞垣，伏承推恩兼賜教示，捧誦之後，懷在袖中，出入旣頻，紙毛字褪，而後歸於篋笥，迨於北上，謂得更沾熏沐，庶幾桑榆，而臺下遂遠承明，失所依庇。某衰老荒塞，無王粲杜甫之才，時旣太平，又非避亂投安之比，徒覩顏毛穎博十年粟，藿爲羽衣，入山一往不返之計，故低頭沙漠，願復踴趨而歸行。

不省餘鷹便謂得兔。悉虛聲耳。獵者自知也。

答張翰撰

鼎足蘇黃

絹不宜小楷。燥則不入。稍濕則盡。斗而煙高。麗紙如錢厚者始佳。然亦止宜書。不宜畫。今寄者薄黯善。沁又卷束盡成皴裂。卽書亦不宜也。四長幅則佳品。惜兩月不弄。手生壞。却此等物耳。綠老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近又稍作觀音漫寄一條。書心經於上。聊塞黃庭之委。

答許北口

今人惟格律爲去取。烏足與知此。

公之選詩可謂一歸於正。復得其大矣。此事更無他端。卽公所謂可興可觀可羣可怨。一訣盡之矣。試取所選者讀之。果能如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便是典觀羣怨之品。如其不然。便不是矣。然有一種直展橫鋪。麤而似豪質。而似雅。可動俗眼。如頑塊大臠。入嘉筵。則斥在屠手。則取者不可不慎之也。鄙本盲於詩。備去取無甚異同於公。然有異同。亦恃公之知不敢隨也。不妨更爾。惟子安採蓮。長安等篇。涉艷者。愚意在所必選。比之真西山文章正宗。附李斯逐客書可。

也。如何如何。

答王口北

小言微致石上一枝

野客清寒。僧厨齋寂。承此食肉之盛。惠得免瘦癯。因思無竹之雅言。形諸圖畫。惟公超雅。諒不挪榆。停筆以思。捫心知感。

與馬策之

情惴颯然

髮白齒搖矣。猶把一寸毛錐。走數千里道。營營一冷坑上。此與老牯跟踉以耕。拽犁不動。而淚漬肩瘡者。何異噫可悲也。每至菱筍候。必兀坐神馳。而尤搖搖

者。策之之所也。厨書幸爲好收藏。歸而尚健。當與吾子讀之也。

與柳生

在家時以爲到京必漁獵滿船。馬及到似處涸澤。終日不見隻蹄寸鱗。言之羞人。凡有傳筌蹄緝緝者。非說謊則好我者也。大不足信。然謂非雞筋則不可。故且悠悠耳。

與道堅

客中無甚佳思。今之入燕者。辟如掘鑛。滿山是金。

焚香輸入命薄者偏當空處某是也以太史義高故  
不得便拂衣耳

答李參戎

才情滿紙

乍捧手教繼拜盛儀回思往日銜杯圃榭樹石之間  
談說鼓鞀矜矜弓劍日沈月升而猶不忍別去乘醉  
拂袂毬騎雜揚塵縷縷起道上醺然幾墜真昨日事  
耳舊景端人繼今新雅馳想可知矣瀟然到都解裝  
便思插羽願以三百里之遙褻足可至儻再勤圉人  
付以一策則事濟矣然豈僕所當自言耶把管奉復

值忙且暑揮汗成漿兼蠅集筆端遂不多及

與梅君

二首俱誤諧成趣

肉質蠢重衰老承之不數步而揮汗成漿須臾排却  
塵沙便作未開光明泥菩薩矣再失迎候道駕竝只  
在鄉里故人咫尺之間搖扇閒話而已非能遠出也  
稍涼敬當趨教兼罄欲言

又

讀牘與詩高韻雅致雙見互陳如吳橘渡淮而枳人  
幾於易性况寒暑細故耶少間尊齋中當聞



寂中出蒼蠅聲也。

又

百丈之井操尋常之綆以汲之。愈續而愈不及。僕讀足下之詩。將步驟其咫尺。而喘不可望也。亦然。泊淮時弔古者三首抄以請教。餘當面訂也。

答龍溪師書

頸聯乃因今年中秋月盈而及往年中秋月蝕淮南子云。蠨蛤視月之盛衰。從陰類也。奏鼓救月也。函丈疵其不整。誠然。但少陵賜櫻桃詩。頸聯有云。憶昨與沾門下省。退朝擊出大明宮。亦似此體。古評云。詩至李杜。昌黎子瞻而變。始盡乃無意。不可發。無物不可詠。正謂此也。彼以字眼繩者。所得蓋少矣。有意而不能發矣。某匍匐學步。殊未到此。然却是望其門墻不敢苟且作不整也。冒妄之深。伏希函丈裁之。

答兒子官人

父第田水月拜覆。兄子給諫大人信來。具見遠念并惠。正逼歲除。真雪裏炭也。疏稿雖未盡讀。然辟之流水。纔觀丈瀾。便知其源與委。不萬里不止也。相

委云云恐刻者自擅此技或嫌於倩人又老朽向來  
只做倒包觀田水月三箇字可知已儻許倒包幸另  
定一官人或擅技名氏如此則不苦辭也

又

辱從某拜答兄子長公諫垣辱不粟者久遣日惟杯  
中物耳來餉種種清恬正俗所云扛擡酒戶也何宜  
如之慚乏報耳別帖云云無可答者諫垣闔門中才  
子弟也取不中不才如所云云者與衆棄之誰敢曰  
不宜辱犯責善齒舌幾爛蒙詈被侮又豈止賊恩世

尊有言如此等輩冥頑不靈累萬劫終不見性名爲  
可憐閔者今吾亦然。邊患之欲其死。一。邊又愛之。  
欲其生。譬惡疾。蠱厲人。皆共棄。然亦未嘗不共憐也。

與兩畫史

品藻堪入新語

奇峰絕壁大水懸流。惟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  
汗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萼。一榦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  
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與許口北

遠韻可愛

昨漫往觀燬。因佇柳下思叔。夜好。此久之不得其故。遂失候。二公高蓋。懷惶懷惶。公與羣公並膺賀典。生野人耳。以不賀爲賀。承命作啓。與聯奉上。猥耳抹却。擲却。

### 與來大同

擬書小作請教。而邊地無可載書者。兼之筆墨天氣。俱乖。敝箠之揮。定知拊掌也。失候車駕。拜領橐遺。徒有感荷。

### 與季友

當時五子擅場。文長獨得如此。只是

### 眼中無駁翁

韓愈孟郊。盧仝李賀。詩近頗闕之。乃知李杜之外。復有如此奇種。眼界始稍寬濶。不知近日學王孟人。何故伎倆如此狹小。在他面前說李杜不得。何況此四家耶。殊可恠歎。菽粟雖常。嗜不信有却龍肝鳳髓。都不理耶。

### 奉答少保公書

愛之深。非言之諂。

某初聞玉體違和。卽買舟渡江。連日詣幕下。恭候消息。以爲趨侍進止。旋知起居萬福。又聞旌節日下。

還喜忭交集，遂投寓省城，伏候振旅，恭念明公此身，扶持社稷，豈直千金之珍，庇佑門墻，兼有二天之戴，隆冬遠道，全賴節宣，決策酬紛，翻宜暇豫，伏願少親細務，時適寒暄，暫遠壺觴，多就眠息。

奉師季先生書 三書俱至言

頃得見老先生所撰韓氏祠堂碑文意義，欵卓真可傳也。少有欲言者，謂當直敘復產建祠事，而以遠婦人兩節綴其尾，作誌內遺事如此方穩，不然則是此老一生止此二大事矣。又且橫梗於中，隔絕立祠文

氣。又世所傳操閉羽與其嫂於一室，羽遂明燭以達旦，事乃無有。蓋到此田地，雖庸人亦做得不足為羽奇。雖至愚人亦不試以此以操之智，決所不為也。楊節潘氏蓋亦看三國志小說而得之者，如所謂斬貂蟬之類，世皆盛傳之，乃絕無有此不可不考也。

又

昨恭承夫子書教，知解詩已至桑扈，渭亦甚欲一趨。侍函丈以受面誨，今且未能，然愚意竊有所獻，大約謂先儒若文公者，著釋速成，兼欲盡窺諸子百氏之

其是以冰解理順之妙固多而生吞活剝之弊亦在  
此正後儒之所宜深戒者不宜駁先儒而復蹈其弊  
乃復爲後人弄文墨之地也解書惟有虛者活者可  
以吾心體度而發明之至於有事迹而事迹已亡有  
典故而典故無考則彼之註旣爲臆說我之訓亦豈  
身經彼此詆譏後先翻異辟如疑獄徒費榜掠考訊  
之繁終無指證歸結之日不若一切赦放尚有農桑  
勸課之典休養生息之政可以與民更始者也近閱  
所傳可備參考自此之外則旁引曲證者不過以誇

多而鬪靡而故摘一字一句以售已說遂至略人全  
文則亦深文巧詆而可笑之甚矣夫子道明而意見  
歸一才敏而決斷精果其於某氏決知其不可同日  
而語至如渭所妄意於文公者亦或夫子之所欲聞  
而不深棄者乎渭始以曠蕩失學已成廢人夫子幸  
哀而收教之徒以志氣弱卑數年以來僅辨菽麥自  
分如此豈敢以測夫子之深微而夫子過不棄絕每  
有所得輒與談論今者賜書復有相與斟酌之語渭  
鄙見所到如此遂敢一僭言之然渭之見亦非若今

世人止夫子以絕不著書也。姑以著書而言，亦正欲夫子涵泳其所謂活者，虛者而事迹已亡，典故無考，彼爲臆說而我亦未嘗身經者，則姑闕其疑耳。若謂恐臆說之足以惑天下，便以數語立斷案而該之足矣，不煩一一自爲一說也。詩書無口，寃直難明，惟夫子試少思而再示之以開拓，渭見之所未到，呂公防海事宜謹收覽其得，至良慰所諭趙事誠有之，真可慮也。入秋酷熱，伏異節，勞寡思，加食多睡，千萬千萬。

又

前日承夫子賜書之後，卽有長啓奉獻付尊門云：待錢信去便，故尚未得達函丈。其中有不盡者，則以詩之興體起句絕無意味，自古樂府亦已然。樂府蓋取民俗之謠，正與占國風一類。今之南北東西，雖殊方而婦女兒童，耕夫舟子，寒曲征吟，市歌巷引，若所謂竹枝詞，無不皆然。此真天機自動，觸物發聲，以啓其下段欲寫之情，默會亦自有妙處，決不可以意義說者。不知夫子以爲何如。渭極欲恭詣函丈，以聞新經，兼得進其微愚家事草草，遂絆此行，俟函丈脫稿後。

或可得卒業也不一

擬上府書 條次極略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  
逃徙狀使其虜爲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  
以待此上算也今旣已無及矣乃生昨至高埠進舟  
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知人事至熟且悉衆以  
爲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  
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  
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舟數日不決強者必病弱

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  
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  
以爲賊據高樓阻林木旣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  
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持數日則我兵自囚而罷  
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  
涉汙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強者爭退弱者  
斃遂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其  
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戰則已苟欲制  
速戰之利生昨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雖南面稍狹

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密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  
狹可徒涉而夾岍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岍西之用一  
望不盡田外之水又復潤其我兵恃此不備而賊據  
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衝  
枚徹首足裹綠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  
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  
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  
軍入據其樓東軍橫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  
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

苟欲制持久之利生昨觀墳原之木救野斬其榦以  
構架取其葉以爲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  
分其中舟巡與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而有警則  
某面棹擊不必馳自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  
穢給餌吾千人之名旣章即使他賊至密撤半以往  
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濶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  
空舟若涼殿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岍匿以上下  
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  
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



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擬上督府書

策事詳實陳辭光燄

生伏計岑港之役諸將吏已竭其心力而不可爲矣明公不於此時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亟收其成功將何待耶欲亟收其成功則其他制作器械易將益兵清野坐困占候祈禳與凡一切紛紛之說皆枝葉也而其根本莫先於治兵世之言治兵者莫不曰明賞

罰夫賞易爲者也生請言罰之難割耳斬首能施於結營列陣之先而不能禁於鋒交衆潰之際何者勢重而不可回也勢重而不可回以紀亂而未嘗辨也故凡善用兵者必務明其部伍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四隊爲百莫不有長而長皆得相罰斬以次而至於伍則是凡諸長之所督者皆不過四人與五人也故百人趨戰法當用二十五人橫刀分督之至於鋒交乘勝則此二十五人者又皆爲戰士矣以一人而制四人則寡而易辨以四人而聽一人之制則知其易

辨而不敢於推而至於十萬億兆莫不皆然正如身  
之使臂臂之使指孫子所謂治衆如治寡韓信所謂  
多多益善皆此道也古之善將者莫不遵之其在於  
今尤爲用罰者對病之要藥生愚以爲今日治兵宜  
一以此法爲主然後募選勇敢之士可二千人練習  
其法三日乃召至精熟岑港地形及賊中情狀者數  
人令其聚沙成象指示險夷遠近營柵門戶凡虛而  
可攻間而可伏弛而可襲與賊之每先伏以待據高  
以望及敗而必走之路勞逸寢興饑飽警惰昏曉可

乘之期至如人言當用諸將舊兵委以餌賊而擊其  
追奔似亦一算則又當併計其餌而出或餌而不出  
奔而追或奔而不追追而遠或追而不遠之狀彼短  
我長無不曲盡乃始制爲趨避進止分合奇正之規  
與是二千人復假三日之期互爲講明教練如出一  
人大約做習戰昆明之意然後下令諸將之在岑港  
者刻期復舉而明公身督二千人分行萬金之賞計  
諸將未舉之先可半日驟至其地親執桴鼓坐於懸  
山之巔而分布攻擊一如前所講練之法則一食之

頃必十獲其三。再食之頃必十獲其七。所餘者僅三耳。而明公遂已。凱旋明越之間。不踰兩日。而有司者已報班師矣。此非生愚之漫言也。蓋聞此賊每於我兵臨柵之時。輒用發槓鳥銃以走之。然後出而追奔。或歛而自拒。夫發槓鳥銃。風藥者發速。而旋藥者發遲。使能預定一軍分諸道。急趨其遲。則彼且無所措手足矣。而當事者每每徃於始敗。坐失此機。而不之講。今與二千人所講練者。乘勝之會。誠非一端。明暗之幾。亦非一。且必有用計以碎之。而不純以力者。

如不得已。而出於力爭。則如人言。用諸將之兵。以爲餌。而擊其追奔。其或奔而未必追也。則乘其旋藥之候。而急趨其隙。亦宜無不破之堅矣。但賊出而追。必不容巢歛。而拒亦且格鬪。故勝則勝矣。而曰十獲其三者。此也。然其事成於呼吸。緩則不能。故曰一食之頃者。此也。巢傾衆潰。遇伏。輒覆爲力。益易矣。故曰十獲其七者。此也。然其勢相繼而至。故曰再食之頃者。此也。其他匿山伏澗。所餘幾何。而又不可猝得。無勞明公之坐待也。餘兵分入掇燼收殘。故曰凱旋明越。

之間不越兩日而有司已報班師者此也雖然此則其大槩矣至於選兵惟務精嚴其他舊兵不可用之說不必泥也練習戰事計有三日禁海關不可使出一舟也分爲伏兵者宜徹頭足裹綠衣混草木色惟竅耳目使見聞而銜枚夜匿不使有聲及動搖草木也其置諸長則稍閱伍中隊中之雋者而授之也諸長不用官人使易施法也伍若隊凡屬其長所領者必問其無讐嫌而後可恐長報怨而衆蓄疑也近日用兵之病在有合而無分今兵入巢者與伏者宜多

分其道且使賊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也無所不遇則無所不敗也默與二千人約殺賊不必斬首他兵以首來獻者默奪於藉以與之使得一意乘勢無以首妨功也用諸將之兵以爲餌勿告以故告則益輸而不成何也始用萬金勞其行耳至於賞格恤典分別等差悉宜從重然後罰斬可得而施也然許諸長以互相罰斬人必謂其太嚴又必謂其無官職而殺人不可今賊殺我兵不可勝紀犯諸長之法而取以狗者必不如前所湏散者之多也而遂爲無敵之兵

永收萬全之利不猶愈於駢死於賊人之手而微存於屢北之間乎。創伍亦賤民耳。一奉軍令則雖加刃於尊貴之頸而不之顧。長無官職而殺人又何爲不可乎。夫轉敗以爲功。奮怯以爲勇。非因循務自全者之所能爲也。其道惟在於振其氣而舍其所愛。振氣莫要於選兵明部伍。舍所愛莫要於以一身獨當其任而不疑。此田單有激於仲連之言而下三月不克之狄於一朝也。不然則雖益兵百萬聚糧千倉相守更時使黃帝操戈巫咸占候班輪制器而亦無益於

用。即使幸而成功要亦不可以再試者也。生叨奉管毫辱下客愧占國上之流。虛書記之室。至如今茲所陳使幸而采之則有冒功叨進之疑。不采之則有被棄取羞之笑。而生之志則固不在是也。生生平頗閱兵法。麤識大意。而究心時事則其愚性之使然亦遂忘其才之不逮。如往歲柯亭高埠諸凡之役。嘗身匿兵中。環身賊壘。度地形爲方略。設以身處其地而默試其經營筆之于書者。亦且數篇。使其有心於時。無實用。卽如趙括之空談。亦誰爲禁之者。而深自

抑未嘗有一言以聞於人。今奉侍明公之車塵，亦既  
有日矣，而未嘗敢以一言冒進。諸將吏或過客滿座，  
議論雲興，生亦竊聽之而已。其自處如此，亦可以知  
其爲人矣。惟明公垂覽而少加擇焉，東南幸甚。

奉督學宗師薛公

言向知已，委蛇可感。

先生自振占以來，有數之人負當今天下之望，其視  
學於浙深以俗學時文爲憂，悒悒不滿。至如某小子  
又時俗中之所不喜者，而先生顧獨拔而取焉，以深  
獎而勤誘之。先生去浙於今且五年，凡浙之士一蒙

先生之顧盼者，無不接踵於先生之門，以幸得一言  
之教。某小子獨於前年春始謀一侍講席，既附身以  
行，又以潰寇蕭顯自松江走乍浦，大戰海寧關，市戒  
嚴，乃復自杭返越。今既三年矣，而先生於往來生徒  
過客中無一不惓惓於某，且曰：其令某來，吾得以耳  
提而事之，何先生知某之深，待某之厚，而某小子  
之於先生，乃敢淺且薄如是也。客有疑於某者，曰：  
先生以衣履之故，讓子其後，以投省之牒，使儒士子  
得無疑。先生終不滿子，而不敢往耶？惡是何言也。

在世間校毫釐分恩怨小丈夫鬪氣於其行伍者之所爲而豈所以語於師弟子者耶語於師弟子且不可而豈所以語於某與先生之師弟子者耶已有過矣而欲僥倖於不問格有當破者矣而尤怨望人以不惟舊之循某雖劣弟子決不敢以此自待若夫見人之有過矣而果付於不問焉於格有當破者矣而惟舊之循焉此非獵取寬大恬靜之名必模稜應故事以爲得者先生何等師也而乃肯以是自處耶而况乎先生始以衣履之故而讓其後又以朴疎以不

羈而言諸人矣至於崇本刑華談道論學信心胸而破耳目先生至以今浙無一生可與語獨庶幾於某焉其所謂付人以牒者特以某所爲制文梗時人之齒頰耳卽此則知先生以時俗待衆人而以不時不俗者待某所謂大將軍有揖客不反重耶者此也卽使某誠小丈夫誠於先生爲尋常師弟子亦不當有疑不敢徃事而况某與先生之師子弟耶惡是何言也今世弟子遠從於其師非請教則候起居大抵重在請教者久於留重在候起居者速於去然於此

事亦有不親往而托書者則泛泛然者也。某私念其於先生既不敢以泛泛然者自處，親往以候起居則將速於去矣，不盡也。久於留以請教，力又有所不能，是以遲之數年而不親往，又不敢托書者此也。如前年附舟之行，則又乘人之便，亦不過爲候起居計耳。明年二三月間，縱不爲請教計，必爲候起居計，以一洩數年以來犬馬瞻戀感激之衷。今茲敢復托言者，正以前所云如客之所疑於某者，恐亦有蜚語入先生之耳，而某於他日而先生時，又不可先述於先生之前者也。故因鉅常州公子之便，爲先生預一道破之，噫，某誠犬馬至愚，無知覺，至於先生，豈一日而忘之哉。

論玄門書 似有真甲

前日承面教，又繼以書，反覆敬誦，知執事精於訂道，非草草者。回思鄙論，祇覺其妄然，卽欲更伸其妄，以復非紙筆所能盡也。爲彼家之說者，往往云孤陽不生，如天之陽，必藉地之陰，鄙則詰之曰：地自天陰，非此人之雄，必藉彼人之雌，渠則又有別障焉。



富有別詰矣如前一詰亦非死殺定說也南岳談  
不成鏡只緣鏡與磚是兩物也再於無思無爲却是  
胎中嬰兒本相人自少至老循之極則仙反之極則  
鬼原是一物乃磨鏡求鏡非磨磚求鏡比也凡執事  
之所見疑於鄙者止因日月之新說不相入况又守  
以舊聞使一洞日月之旨則諸疑或當盡釋矣草草  
奉覆

又 了徹之語

日月初亦只是一物分而爲兩然其分最早先於天  
地之位由今天地既位之後而觀之則日月只似天  
地中一物若從天地未分而日月先分以經之緯之  
而言則天地亦從日月生也卽人而論之初胎時是  
一團水豈不似天地混沌及後有外體而爲天有內  
體而爲地豈不似天地設位然而內外之結非自成  
也有物焉自一而兩以經緯之而後成也由此觀之  
天地無日月則不成矣天地從混沌而既位無心無  
爲一任日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子寅而生人物如  
鈞冶焉人身從團水而成骸亦能無心無爲一任日

月之漸營毫髮不爽積三年而結嬰孩亦如天地之  
鈞冶然矣故日月者生物之火候而天與人均有之  
者也天地之治大故萬人萬物生焉人身之治小故  
結一嬰而止耳今學丹者不知吾身中有一種日月  
之火候卽天地日月之火候吾身之結嬰卽天地之  
生萬人萬物而妄謂須取彼家然後成丹則是謂此  
天之不能生物而復藉彼天以生之者也其可乎故  
作戲論有陰天陽天之說者此也然而爲彼家之說  
者又有純陽旣虧必藉以補之之說其支遁犯駁多

不能悉至於翁之說皆正門也非彼家比但某愚昧  
細味高論亦多未徹於鄙心故直以已所妄見者爲  
對大抵論道談微非面而久罄不快也且愚所叨叨  
非純出臆見當時幸早悟於心以印真正祖訣若叅  
同內經篇但除却偽書無一不脗合而求之於心質  
之於天亦無一不脗合是以決信而不疑耳水在胎  
中無爲無思生生見生至有爲有思之極而死耳然  
則無思無爲成仙之徹始徹終事也不患落禪惟患  
不能禪耳南岳鏡磚不合是兩物若無思無爲則原

是嬰見本相如畧攬以思爲却正犯磨磚求鏡也乾  
坤者易之門戶契中之義似不如尊者所擬也

奉答馮宗師書

真有識辨非揣摩影響之言

渭妄註參同師翁謬取其大旨而小摘其編次何幸  
蒙知若此哉然編次之敢蓋亦有說緣世以徐註混  
經遂誤賤經文滿冊重複牽雜至不可解今圓二五  
章之言鼎器卽法象章中升熬至相守義也其言兩  
七聚至末簡之圖五相類卽青龍至一所義也其言  
日數黃白黍米及審諦等義細玩之俱與圓二五章

中互相印證如以爲魏公旣作法象章又作圓二五  
章則重複之病不犯前轍耶又前簡上中下三篇散  
列不應無結而經語主隱註語主顯圓章近隱法象  
近顯故知圓章是結經法章是結註也由此觀之圓  
卽經之亂詞不特法爲註之亂詞也至於參同契者  
敷陳梗概至盡矣一段乃是作五相類之引五相類  
圖比於亂詞則爲尤約矣蓋經註中歷歷指五行爲  
同類乃一書要訣觀圖真可默會不煩片語其他皆  
枝葉花果惟此圖爲正在根株也若以御政等事

當之謂五爲三則御政等直篇目耳非要語也何煩  
魏公特云故復作此哉卽欲明三事爲一則直曰三  
物出一門足矣今日作此將執何爲作耶三物亦何  
庸於作耶如此則惟昔一章當置於何地不待智者  
而得之矣况其中隨旁風采指畫古文等語絕印吾  
不敢虛說做倣聖人文等語不特此也虛心觀之印  
處甚多獨徐魏同時徐似不宜以惟昔日魏然二公  
註述並皆隱名惟昔之言亦少神其說耳吾甚傷之  
自任之語口氣帶自上文與若夫至聖者自任之語

不同至聖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不可以屬作註  
惟昔章自任之語可以屬作經者言亦可以屬作註  
者言也况徐之註經其於各章雖詳略後先與經絕  
不相印却未嘗遺其一簡姑無論其緊要本旨卽贊  
前訓後之語亦無不印之如是非歷藏章則印以世  
人好小術是了養性一目矣若爐火一目其在魏經  
如臣勝尚延年如欲作服食仙如世間多學士如若  
夫至聖如吾不敢虛說其爲贊前訓後者若此其屢  
屢矣徐註印之其最可見者特唯昔聖賢一章耳

若太陽流珠之尾不得其理一段如審遭逢之尾  
專不泄一段悉是相印之詞今略舉其顯而細者徐  
之殫竭家財妻子饑貧非印魏之耗火亡資財徐之  
立竿見影呼谷傳響非既魏之金砂入五內霧散若  
風雨哉苟細玩之無不皆然其苦人者獨所謂詳略  
後先之異不隨處證見耳然此等處姑略而不辨猶  
之可也何者法象章便作是魏公總結爐火乃絕不  
及工夫繼以圓三五章雖於爐火犯重複矣然腹齊  
三坐垂溫却是做工夫語也據此借口猶可以避重

複乃冠以惟昔章為引首亦何不可之有若以五相  
類為三和類以象彼仲冬節為當升於內甲之後此  
則諸家之大謬決不可從者也互相類既辨之如前  
矣若象彼仲冬節一段乃魏公於此特地衍明正在  
根株而非枝葉花果之意首句中起象字而後曰別  
序四象以曉後生此卽魏公之自註也內甲七八九  
六特衍三十為晦之說且止有八數是兌象至其六  
七九皆無卦無象也如此則謂之一象可矣謂之四  
象可乎又有何要義而用以曉後生耶且內甲一丁

卽接到八卦布列曜何等次序如入此一段則大梗  
文脉矣俞氏本擬四言爲經五言爲註久之不得見  
內甲章與此音韻相叶又陽氣索藏與仲冬摧傷影  
響彷彿故便指鹿爲馬杜氏之滔天俞氏之濫觴也  
且閉口不談卽是養性篇寒兌義匡廓消亡卽是養  
性篇隱明義理至要至精之旨故終篇特爲挑剔以  
丁寧後生正恐人專着枝葉花果茫無下手處也此  
誠不可不辨惟師翁胸次瑩虛見道真切推移不泥  
環轉衡權而青州一脉千載攸賴從事有靈寧能忘

情生愚狂僭正所謂以管窺天耳言筌以上尚有纖  
微未敢輒及惟函丈垂諒不以囚繫而犬豕之萬一  
少緩刀鋸尚有廣陵一曲揮手謝響而後引頸就纏  
也桎梏之所涉筆爲艱遽不盡展阜阜冬冬亦是離  
合體首五句是隆慶二字第六句三年二字第七句  
十月二字王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兩字也十兄者  
初九也吾心者悟字也正兎句正六月也而鷄句二  
十日也蒼箕者蒼龍七宿中之箕星也箕星今繪者  
爲點者四月縷圍牽口中加以人字乃四字也漢書

召東方朔隱語棗爲來來又古緯書曰卯金刀爲劍  
白水真人真下之貝爲具準之古書偏旁大抵皆漫  
故渭亦漫之耳不宣

答人問叅同

象彼仲冬節十四句本居大易性情十四句之後是  
魏公臨了丁寧後生語而俞本升居於仲尼贊鴻濛  
二十四句之後姑就其意而論之如以爲仲冬子牟  
草木盡落人君閉關靜養微陽天道至此而極其收  
斂玄幽虛寂日月至此而合璧躔度匡廓消亡有似

於上文內甲所云之坤乙三十日東方喪其明四者  
合三十陽氣索滅藏如此則猶之可也如反取上文  
之七八九六之四數以爲下文別序斯四象之四象  
則不通矣蓋上之所列日鬼止是八日在丁方之時  
有兌之象其七日九日六日則未聞其屬何卦爲何  
象也如是則所云象者止於八日之兌謂之一象可  
也何以謂之四象耶如以爲此三也七也九也卽無  
卦象然自月鬼逐霄而視之皆象也則一月三十日  
中皆是象矣又何以止曰四象也又借曰魏公文

謬說彼持假七八九六之數以合三十日正欲以明  
月盡之晦日爲坤體則特舉此三十之爲晦有何要  
義又何以曉後生之盲耶况上文二十四句歷列八  
卦之體以準月鬼盈虧之象至坤卦而了矣故緊緊  
接過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覲推度效  
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則謂之八象可也謂  
之四象又可乎蓋緣魏公以叅同一書其在上中下  
三篇散布甚矣故作圓三五章以結之然猶以爲屬  
敷陳泛濫也而於微妙纖細處尚有缺略之弊而終

屬於彷彿也故謂之曰未純一曰未備曰遺脫曰不  
幽深曰不相鈎援也故復作五相類圖以約之正以  
純一其敷陳滿其纖微補塞其遺脫潤色其幽深而  
鈎援以相逮之其旨意始齊一而不悖故曰大易之  
性情盡矣夫易者日月也日月者坎離也性情者坎  
離入而爲情出而爲性也坎水有金離火有木而土  
各具焉又非五行之相類而何哉故下文句正在根  
株不失其素此正專指五相類而言也正在根株言  
盡去其言語文字之枝葉也不失其素素者太素也



蓋也卽虛無也言後生之用功正在虛無安靜也虛  
無安靜則大易之性情準矣黃老之御御此者也  
火之據據此者一也而無有二道也然其象云何  
耶乃象彼仲冬之節子半之候草木盡彫落也人君  
深潛藏也天道至玄寂也日月正禪持而匡廓消云  
也此守黑之妙至靜至默之道也而不知者顧諛諛  
於言語文字之間則反自敗傷矣豈魏公約而爲圖  
之意旨哉故曰謬誤失事序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  
象以曉後生盲者此也故觀於象彼仲冬之象字而

下文之四象可知矣下文舉四象而先系一象字於  
首句此卽魏公之自註也雖然下文四者之象乃無  
象之象也篇終矣不得已而形容之以丁寧學者恐  
其求之於枝葉花果差毫釐而謬千里也若俞本之  
升次此章使居於魏公徐註敷陳卦象月鬼之後乃  
正值其平鋪漫序律曆之簡也何暇輒及丁寧後生  
以梗斷其文脉如此乎卽有丁寧其辭氣亦宜隨章  
不迫如所謂居則觀其象等如所謂可不慎乎等是  
也不應曰別序又曰曉後生盲如此乎其諄切也

若某以圓三五章而意則相承總是一章又以法象章之亂辭爲是註圓三五章者蓋亦有說緣魏公書三篇其下篇六章一向散說爐火而却以圓三五一篇結之故亦自不得外鼎器爐火而別設一種物象以形容也於是徐註以亂辭印之自升熬於甑山至淡泊而相守並是鼎器爐火事也魏公下篇之說爐火一向以五行配合但亦病於散見耳故至五相類則用圖而合於一處於是徐註之亂辭印之自青龍處房六至三五并危一都集歸一所並是五行合於

一處事也至於其中所云日數取甫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節候先白後黃則卽圓三五章中之火白茅黃至於反覆研悟等語亦卽圓三五章中尋審諦思等語也其章章如是細以篇目相俟則徐註之法象章非徐註一書之亂辭而何哉魏公之圓三五篇非魏公一書之亂辭而何哉不然則圓三五章語卽法象章語法象章語卽圓三五章語魏公亦牀上疊牀屋下駕屋甚矣如此則惟昔聖賢一章非註吾不敢虛說一段而何註哉蓋懷玄抱真至變形而仙本魏公

之成功而憂閔後生至志士家貧本魏公之成書而言吾甚傷之至末乃徐從事本自己之註此書而言而其尤可證者則隨旁風采指畫古文數句爲印吾不敢虛說至對談吐所謀數句智者審思用意觀焉是印學者加勉力數句是也其中少似礙者則以徐魏同時何至稱爲惟昔之聖賢耶而不知當時兩人一作一述並隱已名故徐目魏以惟昔亦少神其說耳後之註書而徃徃託於古者皆是也由斯以談諸篇之次其豈敢草率而附會之哉不特此也凡魏公

諸篇徐未嘗不逐篇印而註之不特肯繁處爲然也卽諸訓戒後生贊揚前賢亦悉印註但有詳略顛倒互見互隱之不同或以一字而槩印一篇槩印數句或以數句而解一字解一句或註在後而反印經之前或註在前而反印經之後但在人提摘操縱而互觀之耳某之與諸註家同異大略如是而於杜氏尤水火之甚蓋他註雖謬尚未壞經也杜氏雖不著然以四字爲魏經五字爲徐註惟有甚壞經耳其一無所藉也胡粉章始終相因之同類以鉛汞砂銀

喻之是直指五行之同類也又曰雜性不同類安肯  
合體居是反說以明五行之同類也而徐註有白子  
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巳是亦直指五行之同類  
也又曰藥物非種名類不同是亦反說以明五行之  
同類也其最後又曰同類易施功非種難爲巧而其  
上文則又先列以五行是又直指五行之同類也由  
是而知五行者互相類也丹之成否莫要於此舍此  
更無可訣而傳者魏公以諸篇散見頗屬遺脫故旣  
作亂辭而復圖以更約之所謂正在根株也而杜氏

以三道爲相類夫所謂三道特言書篇之名目耳何  
要事也而魏公乃補其遺脫特作此三相類耶夫御  
政之政火候也養性者正御政之政也伏食者火候  
之準而成功者也一事也不可以謂之類况得而謂  
之相類耶若夫金木水火土其在人身乃心肝脾肺  
腎也當其始時一寸水耳固無所謂類也及生成而  
各居人但知其不類耳所謂一者以掩閉此也故魏  
公喫緊爲人曰此五之不類者乃汝之同類也猶言  
仁義禮智信同一性也發而應迹則分而五屬矣凡

孟原其本而告人曰五者是汝之一類也今於此則姑舍之而偲偲然舉其論孟之篇目曰學而與爲政與八佾三相類也梁惠與公孫與萬章三相類也可乎不可乎阜阜冬冬數句非緊要語也緣其分註此書終於隆慶之三年十月廿二始於此月之初九而悟則悟於此年之正六月二十故吾心者悟字也鷄十雙者二十日也正兔三雙者正六月也言悟於正六月二十日也王言者註字也廿者廿二也十兄者九也十字寄中豎畫之一衝於用字之中設用字還

其豎畫之衝於一字之中則爲十月兩字也言註此書始於十月初九終於廿二也阜阜冬冬者隆之左旁爲阜其下爲缶缶音同阜是爲阜阜也隆之首文爲有上而無下之冬慶之脚文亦爲有文而無下之冬是爲冬冬也虛挂慶之下文於隆字漫取冬冬以叶阜阜之雙文韻耳而慶字尚未完也開戶之戶言慶之戶字之下缺故曰開戶也支窓之窓言慶之也似窓楞之支於開戶間也然也少東之一畫似也之有西楞而無東楞也貫心言慶之必也自阜阜

其心並離合隆慶二字也參之斗蓬參三也斗上加  
以人若蓬然年字也此一句離合三年二字也蒼  
中人者言囚字也東方蒼龍七宿爲箕星四點  
星紀者類以色筆帶其三面設更加一面則成  
中加以人非囚字乎秦田水月者田水月渭字也  
秦首三畫以徐旁三畫為準之則徐字也且徐秦同  
姓猶紫陽本朱某之於鄒斯也初某註此書不欲章  
已之名而又不欲盡沒其迹故爲此隱訣以庶幾於  
德祖之知然亦要緊事也故漫而不工耳不特漫而

不工且偏旁亦多訛謬然漢武以隱語召方朔云先  
生來來解云來來棗也而棗從東不從來緯書卯金  
刀爲劉而劉從亞不從卯貨泉爲白水真人貨從貝  
不從貝蓋訛謬相襲自古而然耳故魏公自敘篇陳  
敷羽翮東西南傾某爲離合爲陽字偏旁皆不合者  
有見於此也湯遭阨際水旱隔并之爲陽人人知之  
且旣有一陽不容重出但味其文義知所謂敷陳羽  
翮如所謂東西南傾詰屈窘迫似有牽湊離合之意  
不然文勢到此自宜作明易鋪敘也重一陽字想亦

筆下偶然捏弄以混人耳如此並屬微細故不大著  
解如欲解此等則尚有數段稍關於義者如既言配  
以伏食雌雄設陳則繼之曰挺除武都八石棄捐蓋  
恐人誤認作雌黃雄黃也悟真篇云休煉三黃及四  
神亦此意也審用成物世俗所稱成物者成金銀也  
審果也言設果成物固當爲世俗所稱者也五言用  
八石者不能成物也其他律曆章中俞註詳矣但任  
畜微稚之任作南呂之南義見白虎通及史記天官  
書可不慎乎章管括微密闔舒布寶管爲鎖管括爲

約囊布爲泉布俱須與括出各所見諸書文義庶幾  
使後生易讀也至於形容伏食既成之神尚有金砂  
入五內刀圭沾淨鬼竈痴人尚泥爲入口下吮之證  
而不知金是吾身之水金砂是吾身之木汞向來泄  
漏則出五內矣今不泄漏而積而至於結丹則卽此  
爲入卽此爲沾矣烏取於口與吮而後可云入云沾  
哉至於俞本危一之從以其深合房六昂七張二四  
宿之義王震澤集中內甲之對比於諸說尤爲簡明  
諸如此者皆宜稍與括出分疏而某當其時則惟

汲於大義固不得不詳於彼而略於此也雖然篤  
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則某於火記篇中之  
註有去乾坤坎離並有兩個取其上德者是已却亦  
莫便認取兩個不活動者之上德也晦朔章註中有  
出入兩刻等字消息露於此矣不然則研章索句解  
得差與解得不差並無得於身心象山之答紫陽論  
太極云作大傳時不言無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而  
不足爲萬化根本此切中談文論字者之病矣

敷陳泛濫等說雖是指上中下三篇之文不指圓

三五章然却是要作互相類圖而先爲引之如此  
亦不是除却圓三五章而言也

出入爲性情雖帶坎言其實只是禽之一物然莫  
便看做人心也

上德篇金炁亦相須炁字當是水字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八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豐干余允乾鴻宥校訂

論

論中一

文長快悟人諸篇本色高竒處非故爲荒險  
欺人耳

語中之至者必聖人而始無遺此則難也然習爲中  
者與不習爲中者甚且悖其中者皆不能外中而

之也似易也。何者之中也者人之情也。故曰易也。語不爲中必二氏之聖而始盡然習不爲中者未有果能不爲中者也。此則非直不易也。難而難者也。何者不爲中不之中者非人之情也。魚處水而飲水清濁不同。悉飲也。魚之情也。故曰爲中似猶易也。而不飲水者非魚之情也。故曰不爲中難而難者也。二氏之所以自爲異者其於不飲水不異也。求爲魚與不求爲魚者異也。不求爲魚者求無失其所以爲魚者而已矣。不求爲魚也。重曰爲中者布而衣。衣而量者也。

自童而老。自侏儒而長。人量悉視其人也。夫人未有不衣者。衣未有不布。布未有不量者。衣童以老爲過中。衣長人以侏儒是爲不及於中。聖人不如是。其量也。若夫釋也者則不衣矣。不衣不布矣。不布而量何施。故曰不爲中黃之異。緇也則首譬曰尚欲爲魚也。盡之矣。雖然魚有躍者。化者。時澁水而徹飲者有矣。似難而易也。魚不化不躍而不離水也。而飲必無不。清者有之乎。似易而難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天與人其得一同也。人有骸，天無骸，無骸則一不役於骸，一不役於骸，故一不病，一役於骸，故一病。一不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道心者是也。一病者何？堯傳舜，舜傳禹，曰：人心者是也。微者何？骸勝一而一者膏，日火以消矣。危者何？不能勝骸而骸者土，日箕以高矣。中之云者，酌具人之骸而天之之謂也。猶曰：半其道心者亦半其人心者之謂也。故曰：中也是中也。難言也。言半則幾於墮而執矣。故曰：中也者，貴時之也。難言也。凡二聖人者，其始之治其心於土階者，

不過三尺中，治其軀於形者，不過七尺中，治其夔及其象，九其男，二其女者，多亦不過數人中，而卒之利億兆乎？矣。兩者皆是物也。是二聖人之善因也。因其人而人之也，不可以天之也。然而莫非天也。亦因其不可純以一而一之也。然而莫非以一也。故精也者，精之乎此中也。一也者，一之乎此中也。精也者，治玉者之切與磨也。玉玉而切與磨之，則一也。此二聖人之中之者之功也。二聖人者，以骸治骸，以人治人者也。骸者何？竅也。鄰也。軀也。殼也。噫！二聖人不能強人

以純天也。以其人人也。是二聖人之不得已也。至語其得一也。則人也。猶之天也。

### 論中三

自上古以至今聖人者不少矣。必多矣。自居四海主億兆。墳至治一曲之藝。凡利人者皆聖人也。周所謂道在尾。礫在屎溺。意豈引且觸於斯耶。故馬醫醫師治尺箠。灑寸鐵而初之者皆聖人也。吾且以治者舉人出一思也。人創一事也。又人累千百人也。年累千萬年也。而後天下之治其始大以明備。忠而質。質而

文。文而至於不可加。而具之枚亦不可數。使令者一人也。而曰我自爲之。而自用之。而又必待其全而後用。則終古不治矣。故治必累聖人而後治。夫既已如是。而足以治矣。而彼一人者。又曰我必自爲之。而後治之。則非愚則病惑者矣。故治莫利於因。因而博。則其去自爲而自用者不遠也。惟因而而不博者得之。夫孔子學幾七十矣。老矣。鍊而酌且審矣。亦博而且約矣。而所刪所定所贊而所修者幾何哉。治備是矣。民可以使由而止矣。而今之治者。顧曰我且博焉。則非

愚且病惑者矣。故曰貴因。故又曰因又不貴博。農  
草軒與岐也。區也。緩也和也。鵠也。倉也。而方也。而七  
者必曰我自爲農也。自爲軒也。自爲岐也。而區而緩  
而和而鵠而倉而自方也。非苦悖且不暇。故曰貴因。  
因又貴不博。孔所刪諸者是矣。故曰孔子集大成集  
其大於帝者王者也。雖然之方也。而方之抑未也。而  
方方者一也。一者方方者也。故曰也者以其因者思  
兼於方則不必皆合。不合則思思則得。得則待。且待  
且則果用而果合。是之謂因。方而不病於方。是之謂  
藥之王。醫之綱。乃民德則醜矣。分則有常。必使之農  
其農而商其商。視其木以梁。今之亂學者類以梁而  
不視其木者也。故強齊民而學。帝與王之學以爲盡  
帝與王之梁。

論中四

凡博者一之影也。蛻也。而一始安有博。凡博者悉病  
也。凡聖人之博博其所分也。譬之醫奕。吾奕也。奕有  
譜盡奕譜而奕止矣。吾醫也。醫有譜盡醫譜而醫止  
矣。故博也亦約也。不博其分而博其所不分。而後

百子百子而用者。自霸以強。自強以誦。自誦以接。而  
縱以橫。而莫知其所終。悉博也。博而無所用者。則今  
之所云詞家之流者是也。夫詞其始也。而貴於詞者。  
曰興也。故詞一也。古之字於詞者。如彼。而人興。今之  
字於詞者。如此。而人亦興。興一也。而字二耳。興一而  
字二者。古字艱艱。生解。解生易。易生不古矣。不古者  
俗矣。古句彌難。難生解。解生多。多又生多。多生不古。  
不古生不勁矣。是時使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  
興不興不係也。故夫詩也者。古康衢也。今漸而里之。

優唱也。古墳也。今漸而里唱者。所謂賓之白也。悉  
時然也。非可不然而故然之也。故夫準文與詩也者。  
則墳與賓。康與里。何可同日語也。至興則文固不若  
賓。康不勝里也。非獨小人然。大人固且然也。今操此  
者。不務此之興。而急彼之不興。此何異奪裘葛以取  
溫涼。而取溫涼於獸皮也。木葉也。曰爲其爲古也。或  
亦甚矣。噫。木獸之又難能也。今且紫而敗。素矣。繡而  
爛。纈矣。剪楮矣。織蝥矣。夫論媒者。貴許婚。勸貸者。貴  
出鏹。貴興也。非較咻於齊楚也。齊語而敗。婚齊語而

脫。鏗。何。取。於。齊。咻。也。舉。一。焉。今。之。爲。詞。而。敘。吏。者。古。銜。如。彼。則。今。銜。必。彼。也。而。敘。地。者。古。名。如。彼。今。名。必。彼。也。其。他。靡。不。然。而。乃。忘。其。彼。之。古。者。卽。我。之。今。也。慕。古。而。反。其。所。以。真。爲。古。者。則。惑。之。甚。也。雖。然。之。言。也。殆。爲。詞。而。取。興。於。人。心。者。設。也。如。詞。而。徒。取。興。於。人。口。者。也。取。興。於。人。耳。者。也。取。興。於。人。目。者。也。而。直。求。溫。涼。於。獸。與。木。也。而。以。爲。古。者。則。亦。莫。敵。於。今。矣。何。者。悉。襲。也。悉。勦。也。悉。療。也。一。其。奴。而。百。其。役。也。其。最。下。者。又。悉。朦。也。悉。則。也。悉。自。雷。也。悉。求。唐。子。而。不。

出。域。也。悉。青。州。之。藥。丸。子。也。語。之。其。所。合。者。則。欣。然。語。之。其。所。不。合。與。不。知。者。不。笑。則。訕。且。怒。矣。耳。而。曰。唐。矣。語。初。盛。則。愕。矧。其。上。耳。而。曰。漢。矣。舍。有。味。乎。其。言。之。輩。數。語。則。凋。矧。其。上。是。其。諸。所。爲。奴。而。役。者。多。不。踰。數。葉。楮。少。不。能。數。十。百。字。而。止。耳。往。往。拾。唾。餒。以。爲。腴。而。自。以。爲。養。間。從。而。論。其。興。於。心。并。其。所。謂。興。於。耳。目。口。者。而。忽。焉。其。若。喪。夫。其。弊。也。如。是。則。不。博。也。乃。不。知。其。偏。也。偏。於。博。也。

論中五

明明德三語綱也八條目二十語目也三虛也八實也三闔也八開也三根本也八枝葉也三起八也八結三也木木二字云者一篇之眼也何謂眼如人身然百體相率似膚毛臣妾輩相似也至眸子則豁然朗而異突以警故作者之精而旨者瞰是也文貴眼此也故詩有詩眼而禪句中有禪眼大學首篇人人熟之者也而文之體要盡是矣通其故千萬篇一也首尻與脊也然而一開一闔者則又且無定立也隨其所宜而適也故凡作者長短不同此同也豐瘠不同此同也詩與文不同此同也自上古之文與詩與今之優之唱而白之賓者不同此同也多此者添蛇足也不及此者斷雀足也而昧此而妄作者貂不足也指畫并攖搏泥而思飽其腹也將以動衆焉而願失其說也

論中六

姑譬以今吳之畫首英浙之畫首進也今巧畫者實以英與進也而名以公與孤必否也今巧文者實以左與屈而名以左與屈必否也必趙以孟也何輕者



之不貴賡而貴賡者之不輕耶非此宜賡而彼宜不  
賡也古之文也一今之文也二文也一故薦者必文  
文者必貴貴者必尚而今也實者亡矣而其尚者尤  
習也不得於實而猶希其名故冒貴賡也實改而名  
不改也非今之求文者求文於既貴者之責也乃今  
之求文者求文於未貴者之責也若畫則一而未嘗  
有改也今求文於士者亦一而未嘗有改斯無賡文  
矣

論中七

賡也御寇也周也中國之釋也其於曇也猶契也印  
也。不約而同也。與吾儒並立而爲二。止此矣。他無所  
謂道也。其卒流而爲養生賡之徒之爲也。入不測之  
淵海以學沒而已者。非求以得珠也。至海之半。不期  
而得珠焉。而後之學沒者。遂遷其學於珠。此養生之  
說熾而他端者始蝟興而榛塞之由也。故道之名岐  
於此。與釋與儒而爲三。而木非三也。二之三。嫡之庶  
統之閏也。楚之有昭景也。甲氏也。漢之有陀也。

會稽縣志諸論

諸論術工經濟言入典刑與唐宋名家亦略相當

地理總論

余志會稽縣首地書而地之曰六曰沿革分野形勝山川物產風俗是也考之王制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夫所謂川谷卽地書中之山川也其曰廣大卽形勝也曰民生剛柔輕重遲速則風俗之所由也曰味曰器

曰衣則物產之流也四物者之受成於地也亦猶治之於器劔不可以爲戟而卮不可以爲壺工人者亦就其近而稍磨之耳故曰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以推移其教可循其政可齊而俗與宜不可易今夫天下大器也會稽亦治中之一器也長是邑者猶工也告工以其器故必先治告長以其治故必先地或。者曰地先而邑之沿革則後若夫分野則天也天又先於地於志而首沿革何也曰呼馬者呼驪馬則他馬不得應徒曰馬則他馬得應之今志邑者不首

革是呼馬而不呼驪馬也。他邑者且紛起而應之矣。亦何有於分野。

### 沿革論

余考諸史會稽之爲邑自隋開皇九年始則自開皇以前至於秦史冊中凡稱會稽者並郡也而今之志邑者往往取郡事以入邑豈非以會稽之名通乎郡邑而不深考在何時則專以名郡在何時則兼以名邑之過歟開皇以前有會稽郡無會稽邑而會稽一邑其時尚分爲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開皇以後

有會稽郡亦有會稽邑而山陰上虞永興始寧四邑始并爲會稽一邑由此推之開皇以前凡史冊中所紀人物有不指其邑漫稱曰會稽者蓋一郡全屬之人悉得而冒之豈直四邑中人哉而今顧欲以未經稱邑之會稽以當之亦悖矣如此又烏取於沿革故余之志會稽也凡有關於邑者悉自肇邑始時隋開皇九年則其時也。

### 分野論

古今志星分者無慮數十家皆以斗牛屬吳越又必

系之曰揚州信矣。然以天下之大而有揚州揚州而有吳越吳越而有浙之省浙之省而有郡郡而有會稽一邑其占驗繫於斗牛者不亦鮮耶。在春秋吳伐越史墨曰越得歲而伐之必受其凶。在漢歲星熒惑太白聚斗牛之間其後孫氏實有江左。在晉符堅將入寇石越曰今歲在吳天道不順已而堅果敗在陳叔寶將敗有星孛於牽牛由此推之蓋以緯承經有善測者寸而析之不專於其星而於其辰則會稽之斗牛其祥其災可坐而得也又何鮮之可議耶。豫章

人占王氣王臨安雷煥占劔氣王豐城而鄭康成之注周禮亦曰州中諸國於星亦有分書。卽是說也。而惜其書亡矣。今所謂清類者果盡得其旨耶。說者又疑越東南而牛女北宿夫以數里之山松生其南而苓生其北彼枯此枯彼榮此榮精通之極也。今玄黃抱負本不相問人以其所見清濁之景而自問之黃有盡而玄無窮如匪之浮一粟於其中人又以其所處一隅之小而遂欲定天地之南北無恠其窒而疑也。僧一行之言曰星之與土以精氣相屬而不係於

方隅信矣。

形勝論

夫郡邑之有形勝，豈取於觀游哉？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史稱秦四塞之國，被山帶渭，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馬，此天府也。推此言也，可以知形勝之說矣。會稽東有娥江，北有大海，南有杉木，駐日嶠山，諸嶺之厄，而西界於山陰，之隣封，辟之於人，背腹手足之勢完，而水陸之險備矣。地六千頃，丁男六萬人，基錯其間，無事則耕食而鑿飲，有事則荷戈。

帶甲以壁於四郊，若向者北東關，撤清風以與倭夷相從事，據險以圖擇利而進，則所謂娥江大海諸嶺，隣封之未必不爲我增而壯也。審矣若彼，諸所稱佳山水以爲勝者，是觀游之具，非形勝之謂也。已志之山川部中矣。

山川論

紀揚州之山川者，在禹貢曰彭蠡，曰三河，曰震澤，而止。在周禮曰會稽，曰具區，曰三江，曰五湖，而止。彼州者於天下九之一也，今邑者於天下幾於千之一也。

一聖君一賢相書天下九之一之山川不滿一尺牘。今之志會稽者書天下千之一之山川乃累數十紙而未終且間有缺曷故哉。秦以前天下之地各屬其封國則王者制其貢而已耳不責其數可也。故夏之物於揚州亦止曰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毛羽木而已。周之物於揚州亦止曰金錫竹箭而已。秦以後天下之地一統於京師惟一統於京師則王者雖制其貢矣不責其數不可也。故一毛一鱗之所產亦必稽於土登於版與壤畝等也。而不敢以謾夫物不責其數故山川可略也可略故紀山川其大如州者不滿一尺牘物責其數故山川不可略也不可略故紀山川其小如邑者累十數紙而未終且間有缺。

風俗論

老子曰至治之極隣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夫以予觀於古所摘而列者諸志語則會稽者重犯法勤儉重祭祀文雅而風流其俗也顧不安之而今之所安者婚論財嫁率破家乃至生女則溺之父母死不

以戚乃反高會召客如慶其所歡事感於堪輿家則有數十年暴露其父母而不顧者民有四耕耨而誦其業絲布其服魚鹽與稻果菰而羸蛤其食也顧不樂之美之甘之而今之所樂者其業在博塞以爲生羣少年日驚於市井黠佃逋亡者之租又從而駕禍以脅之所甘所美其在食且服者窮江之南北山之東西競其綺麗罄其方之所輸其多不可以指數夫若老子言隣國可相望而不相往來此蓋上古時事余亦安敢以望於今之會稽也哉至如司馬其所稱

特數十年以前之會稽耳今不望於上古而望於數十年之前又革其甚者於俗若婚之論財若厚嫁若溺若喪父母而盛宴與暴露其父母於業若博若群少若黠佃於服於食若窮江南北山東西之華靡噫俗其殆庶幾哉夫人之身有瘤也俗亦有瘤俗之瘤則有丐口丐以戶稱不知其所始相傳爲宋罪俘之遺故擯之名墮民其內外率習汗賤無賴四民中居業不得占彼所業民亦絕不冒之四民中所藉彼不得藉彼所籍民亦絕不入四民中卽所常服彼亦不

得服蓋四民向號曰是出於官特用以別且辱之者也而藉與業至於今不亂服則稍僭而亂矣丐以民擯已若是甚也亦競盟其黨以相訟僥必勝於民官茲土者知之則右民偶不及知則亦時左民民耻之務以所沿之俗聞必右而後已於是丐之盟其黨以求右民者滋益甚故曰丐者俗之瘤也雖然瘤卒自外於常膚則瘤之也宜苟瘤者肯自咎曰我今且受藥且圖自化爲常膚烏必瘤而決之哉經不云乎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丐自言曰宋將焦光贊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日之日墮民曰男子每候婚喪家或元旦則羣索酒食婦則冒媒或伴良家新娶嫁又爲婦買便見竊攘尤善爲流言亂是非間人骨肉○男業捕蛙賣錫拘竹爲牛頭燈如牛頭樣擊編機扣塑土牛土偶打夜狐卽逐鬼也女則爲人家拘女髻冠梳髮爲髻羣走市巷兼就所私○籍曰丐戶卽有產不得充糧里正長亦禁其學○舊志帽以狗頭狀裙布以橫不長衫扁其門曰丐



物產論

計然言於范蠡曰知鬪則修備時同則修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睹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此言時之用也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而物之理可知矣又曰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平糶齊物關市不之治國之道也故積貯之理務完物無息幣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斯言也越川之以富其家今農之粟未之幣與物在會稽者不特二三增於計然時已也然而不免於常歉者豈乏然與蠡其人乎殆非也

古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上今之劑農與末也恒在下。卽有然與蠡其人將安所用乎姑舉其一蓋自釀之利一昂而林者幾十之四稅者僅十之六釀日行而炊日阻農者且病農而莫之制也况得制其末乎吾故曰雖有然與蠡而無所施者此也

治書總論

夫有地如會稽則地不改闢而教養之政可施矣然地非能以自施也必付之能者曰設官設官不能以露而出政與民之露而處也必付之匠曰作也自

之有官曰正始以至我 明之有官曰知縣而止其  
屬凡數十百計、悉官之設也、自居縣之官曰署始以  
至衛民之居曰烽堠而止其數凡以九計、悉邑之作  
也、斯二者因地以爲治也、故統之曰治書、

### 設官論

余讀柳子封建大約謂上古之時起於有爭而就質、  
於是刑政漸以生焉、是故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  
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  
於里胥、皆有德者也、死必求其子而封之、此封建之

所由始也、信斯言也、則縣大夫之設其初且未屬於  
天子、而民自求有德者以聽其治、其後既有天子、則  
天子始求諸有德者責其治以加於民、然而自始求  
之外子孫嗣其祖以爲治、未必肖之者亦多矣、而今  
之言制者、每每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噫、今所設  
之官、類皆天子求諸有德、責其治以加於民、亦猶古  
初民自求諸有德以聽其治之類也、卽有鮮德者、亦  
不猶古初之後、其子孫嗣以爲治、未必肖其祖之類  
耶、如此則凡鮮德者、其爲官之責、而非設官之責也、

亦明矣。言制者又烏得進封建而退郡縣之設官耶。

### 作邑論

邑設之官凡以爲邑也。邑不作何以爲邑耶。邑之作必作署以居官曰縣之署。作屬署以居屬之官曰屬之署。作學署以居先師之神若師與徒曰學之署。而署之寓者官不隸於邑。土隸於邑。廢者昔常置官亦置署。今省官亦省署。故曰寓曰廢。疆域以界民城池以衛坊以領域之內。里以領域之外。市以貿內。鎮以貿外。津梁以兼濟其內與外。郵舍以出命於外。入命於內。警以候內。烽以候外。咸邑之所以爲邑。故統之曰作邑。

### 戶書總論

計邑口以料民。自軍竈至僧道其類十有七。其數六萬有奇。計邑畝以料土。自田至漢其類七。其數七十萬七千有奇。而口之役於其上者二。曰銀以顧役。曰力以自役。其人五百八十有九。其徃役之所六十有八。畝之賦於其上者二。曰本色以便輸。近曰折色以便輸。遠其目七。總會之數米五萬二千六百六十二。

石有奇鈔九千三百四十五貫八百文有奇而若之  
貢與諸權之不出於畝水利災祥之不關於賦者不  
與焉夫是口與畝若之貢與諸權上資其養於民亦  
上所以養乎民者也凡養之義類屬戶作戶書戶書  
者與地書中之物產則關也而物產出乎山川山川  
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徭賦論

余聞諸長老云徭賦之法蓋莫善於今之一條鞭矣  
第慮其不終耳其意大略謂均平之始行也下諸縣

長吏自爲議縣長吏以上方從儉柰何令已獨冒奢  
之嫌乃忍取其疑於奢者一切裁罷以報而今者每  
一舉動或承上片檄則徃徃顧橐匣而局脊掌橐之  
吏與輔肆之人且愁見及矣至於顧役之繁且苦若  
倉傳者亦徃徃直不稱勞莫肯應募故長老相與言  
曰誠使更派數百金於槩邑不過畝費一毫釐不然  
行且見千百年之大利坐變矣何者圖蠲丁者將乘  
其隙而陰壞之也始正統間御史朱英創爲十年一  
役議當時便之今僅百餘年乃更之如反掌志民

者慎毋爲畝惜一毫釐使圖蠲者得乘之以變此良法則幸甚矣則幸甚矣

### 戶口論

夫口與業相停而養始不病。養不病而後可以責民之馴。今按於籍口六萬二千有奇。不丁不籍者奚啻三倍之。而一邑之田僅四十餘萬畝。富人徃徃累千至百十等。其類而分之。止須數千家而盡有四十餘萬之田矣。合計依田而食與依他業別產而食者僅可令十萬人不饑耳。此外則不沾寸土者尚十餘萬人。也。然卽令不占於富而片分之土亦不足矣。烏在其爲不病於養哉。旣病其養而欲責其馴。加於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則可耳。而若是者能幾何人哉。噫亦窮矣。蘇軾有言。吳蜀有可耕之人而無其地。荆襄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軾之意大約欲輩徙饑寒。正令口與業相停也。嗟乎。此豈易言者哉。

### 水利論

夫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蓄泄之時。不故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闈也。

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則不失咽喉尾閭  
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  
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  
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齒育不則年凶物耗  
而天札興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  
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於天者郡則同也省  
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  
詳焉。噫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禮書總論

夫民有養則可教。官若師皆教之之人也。教之之人  
與受教之人必各有以風之而教益振。故宦跡選舉  
人物出焉。而若寓賢若貞烈若藝術仙釋皆人物之  
類也。故悉隸於人物志。祠祀以追崇其賢有德者也。  
志古跡以不忘其賢有德者也。其於人物亦類也。而  
繼之以寺觀何耶。寺觀固二氏之賢有德者棲也。亦  
聽其徒以祠祀之賢耳。且彼二氏之教與吾聖人之

教迭爲消長者也。吾用是以徵教，故不可得而遺也。噫，邑而至是亦備矣。而總之不外乎教。凡教之義類屬禮，作禮書禮書者與地中之風俗則關也。而風俗因乎山川山川地也。地從星星從邑之沿革。

### 官師論

官師之表無所取取於邑若校之題名記而表之耳。蓋彼之記者遇一官則書曰某遇一師則書曰某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故此之表者考一官則謹書如記曰某考一師則謹書如記曰某亦不問其人之臧否與無所臧否者也。間有逸於題名而挂於他書者則謹採而書之亦如前之不問其人焉。同於題名而已。雖然亦間有遇其人之賢而不得。不問又拘於傳之例而不敢遽入者則爲稍書數語於其名之下。此爲異於題名云爾。

### 選舉論

選舉不問其人之何如遇名則書與官師同取諸錄以考與考於題名記者同間有書數語於名之下其例與書數語於官師表之下亦同故不別論。

祠祀論

邑之有祠，凡以爲年也。彼神之關於年者，邑旣祀之矣。若嶽之鎮，則該一州。禹之功，則在九州。天子之命，祀也。而地寓於邑之內，故邑亦得書。凡以爲賢也。彼鬼之關於賢者，邑旣祀之矣。若祀之創於私墓之祭，於其子孫，又非有天子之命祀也。而思係於邑之公，故亦得書於邑。厲又非賢，又非年也。而祀之，且書之。何耶？屈平之歌國殤，有曰：身旣死，兮神以靈。鬼鬼殺兮爲鬼雄，而子產亦曰：匹夫匹婦，其鬼鬼猶能依馮於人，以爲淫厲。夫殤傷也，厲沴也，矧飽餒於幽澤，枯之義也。豈直年焉已哉。

古蹟論

賢人隱士之所寓，澤繫而風流，能使過者興感。而聞者思齊。載記者，扶幽拾落，累冊而書之，則又何惟焉。至若追道上世，遐引眇惟，而古之蹟也，不以荒乎。雖然，長人之骨，肅慎之矢，孔子所不廢於博聞者也。向使適晉者，不能述黃熊，又不知實沈、臺駘之所在，則又何以能重鄭。故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非專取於



詩矣。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八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策

問韓信破趙用背水陣其言曰置之死地而後  
生置之亡地而後存又曰信非得素拊循士  
大夫驅士人而戰故其勢必當置之死地使  
人人自爲戰予之生地則走何前日石塘之  
戰兵以臨水而大敗近日柯亭之戰兵登岸

卽舍舟以堅其死又敗將以爲不置之死地  
耶則旣以置之死地矣將以爲信之兵練習  
嚴法而今日之兵不練習嚴法耶則信又謂  
驅市人而使之矣用法同而勝敗異其故何  
也 議極明覺

渭謹按韓信傳及高帝紀二年漢兵敗睢水上漢王  
依周呂收士卒至三年遂使信下井陘擊趙故當其  
令裨將傅餐云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則  
信所謂非得素拊循士大夫驅市人而使戰也誠然

矣然卒以背水而勝者何也蓋信之軍非取於陣之  
背水而已也觀其誠輕騎挾趙幟而立漢幟也則亦  
必誠水上之軍以戰時佯北之故矣於是水上軍知  
信之敗也爲詐而陰寓取勝之計見幟之立也果真  
而益信取勝之驗譬如舟人已逆睹安流之在前縣  
水激湍祇尋丈耳致死命於尋丈則坐享其安流人  
孰不竭力以爲之哉而况乎背水先陣而趙兵後逐  
先陣則知水之爲險也已熟而致死之心牢後逐則  
吾之待擊也豫而應敵之氣暇是以畏水勝於畏敵

而敵不之知。方以爲畏敵勝於畏水也。而欲擠之使入。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方其走也。戰壁之兵。與水上相合。既協力而有恃。而大將所在。士又不得不周旋於其間。以是數者。曷爲而不勝。今柯亭之戰也。則不然。賊已入深地。陷澤中。則是賊先背水。知水之爲險也。熟而致死之心。牢而我方渡兵。後擊又妄意其饑疲。而欲以易取。夫渡兵。後擊則方其舍水登岸。意常在於舟船。而若有所援。是處地不先而待擊。不豫也。欲以易取。而突犯其難。則倉卒而無所措。是處地

不先而應敵之氣不暇也。是以畏敵勝於畏水。而將不之知。方且以爲畏水勝於畏敵也。而欲劫之使進。不亦難哉。且非特爾也。當其四面進攻。一面近賊之營。而三面獨遠。既不能參互使齊。乃使近賊者一面獨先受敵矣。欲三面之不走也。得乎。兵法曰。行列未定。可擊。涉水半渡。可擊。今不知賊之爲背水於其先。而徒欲使我兵爲背水於其後。使得迎而碎之。是以兵法之可擊者。授之賊矣。豈特無拔幟佯北之約。試效於前。以安衆心而已耶。以是數者。曷爲而不敗。夫

兵不能因於敵人之變而徒執已試之法此猶錄古  
之一方面而欲以療今之百病至於殺人乃卒疑於其  
方亦不智甚矣且不見夫碁乎徒曰間一而食者砲  
石也彼已間其一而待矣而此復間其一而乘焉其  
可乎此泥於間一之說而不知着之有先後也賊之  
深入也陷澤也非信而信也我之後逐也欲以易取  
也非趙而趙也其愚不敏以爲用法同而勝敗異者  
此也

代雲南策問五首 新意可披

問在昔 高皇帝之計元孽於滇也既定而寇且叛

者再凡四舉而始得盡臣其人郡縣其地 列聖承

之在正統間則有孟養之變麓川之變在嘉靖間則

有元江之變武定之變未及三十年邇復有緬甸之

變矣夫以 高皇之威靈神武取中原如拉朽而奄

奄胡孽顧隨服而隨叛此猶可委曰踞犬不忘吠堯

蟾螂盲蟲不知有車轍耳乃至自我 成祖繼統

諸宗迭興麻庇華夷覆載無間迨我 今上聖明其

於懷柔遐裔之德不特媲美 祖宗抑亦迥邁千古

赤子黔黎襁褓椎結而彼乃飽乳嗜膚襲頑未已語  
云驕子諱母此漸不可長也意者在滇諸司當無事  
時或有取侮之隙及有事時亦鮮禦侮之才又遠在  
萬里外未及稟受我列聖廟算如高皇時歟不  
然何文德同而武功之效異也

問兵法有曰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又曰交  
地吾將謹其守又曰威加於敵則其交不得合由此  
言之交地者不可不預計者也雲南在貴州西九驛  
僅一線路通行旅耳自雲南而北以向中州必假道

於貴萬一有鳴吠之梗則懸隔不得通雖間道有二  
並犬牙於川久而榛迷交地泯矣生輩生長其鄉傳  
之故老豈盡無聞幸舉以相告從滇池而之川以達  
中州者爲何府從武定而之川以達中州者爲何衛  
問自結繩以後至三王五帝三王之書學者窮年不  
能析其精設徒讀其文可計月而了也豈周公時作  
禮樂諸經初不甚繁秦燔之而漢儒得爭以僞售故  
禮書卽有四種况兼其他卽徒讀亦窮年不可了矣  
後之以科條舉者在漢時稱明經不及史唐則惟三

史而已。故讀者亦尚易精。至於今史之多奚啻百倍。而六部等曹之職掌紛如蝟毛。科場五策乃盡以責對於諸經生。不特對者拾括以對。而問者亦未免拾括以問。是彼我並棄實而矜華也。雖多亦奚以爲。今欲於諸生從五經中人占一經如故。而於六部諸職掌中人自量習其所優。亦各止占一事。自始仕至上卿。不改以他。如監之習天文者。然苟在德學高等。可備凝丞。則另爲一科。以儲館閣之養。愚欲有之言而未決也。故與諸子商之。

問今之吏每授必以遠方者。白大使者而下。卽握符控方面等。徃徃必叅之以任子。卽未盡然。盡然之者不少矣。而雲貴爲甚。其他秩五六及秩所未收者。非貲以輪而得。則老而貢以得。及名法輩有所仗而猥以得者也。上之人旣以遠而付治於此輩。此輩亦以遠以睥睨。苟且陰報於上之人。以故吏炬益壞而民亦日益不堪。其在高甲雋才。徃徃欲試利器。甘盤錯。易險阻。叱羊腸者。願以駢任腹腴。卧而了治。爲閉其所長不得盡。恒苦鬱鬱。而柄是者未易改。故常來

怒也。余思有以兩全之，十得二三矣。諸子幸助其所不及。

問禹惡在，旨酒好在善言，非事也。心也。湯之執中立，賢與文之視民望道，武之不泄不忘，並非事也。心也。至周公子與氏，乃始約此四心爲四事。縱如其言，爲四事而已耳。何所不合，而乃日夜以思耶。回之問爲邦，夫子告以王者之事，樂王韶舞，姑未論。至曰殷輅，周冕，則輿人輪人司服者，各營之。司空春官一小臣，各掌之。天子與諸臣隨事隨分，各服之，乘之已耳。乃

夏時猶今告朔一歲書也。之三者何用特舉以爲王佐者告耶。諸生儻亦有疑而思，思而得，得而幸釋我之疑者乎。謹拭目以俟。

徐文長文集卷之十九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章斐然華甫校訂

序

胡公文集序 柏泉公

渭讀昌黎與馮宿論文書謂已所爲文意中以爲好  
則人必以爲惡小稱意人小恠之大稱意卽人必大  
恠之至於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小慚者人  
以爲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蓋始而疑其言其



後涓頗學爲古文詞，亦輒稍應事，則見其書於手者，類不出於其心。蓋所謂人以爲好而已，慚之者時有焉。復歸罪於身之微而勢不可直。然考昌黎與馮宿論文時，亦旣取科第爲官人矣。文之難人知之而應俗之文之難人其知之哉。往涓冠時得見，今右布政使胡公邊事疏於師季長沙公所，蓋讀之累日夜，卽仰而歎曰：是古晁錯趙充國之流歟！恨不得一見其人，盡讀其平生所作，而併窺其所謂應俗者。後十八年，公自家起爲浙江按察使，按察使持憲尊官也。涓

雖欲見不敢，而公固偶見涓所爲文於師所賞之，令涓來見，乃得盡讀其平生所作，而應俗者固十居六七。大率皆秦漢名家所爲文，而其隨事與人而各賦之，直不傷時，而婉不失已。求昌黎之所慚而人以其爲好者，蓋寡矣。涓更仰而歎曰：有德者之言固如此夫。蓋涓始謁公時，親見公束帶階迎，同飲食，從容談說，退必導於其衙之門，若不知涓爲一賤士，身爲鉅公，以臨之者，而其所操持，則固有千萬人必往之意，以形於文爲婉與直，皆其理宜也。胡所撓於心而慚一

目師謂涓曰公嘗與余言似欲子敘其集涓曰是小  
子之志也請不獲其敢以辭乃謹因論文而發其志  
如此

葉子肅詩序

識超而言爽

人有學爲鳥言者其音則鳥也而性則人也鳥有學  
爲人言者其音則人也而性則鳥也此可以定人與  
鳥之衡哉今之爲詩者何以異於是不出於已之所  
自得而徒竊於人之所嘗言曰某篇是某體某篇則  
否某句似某人某句則否此雖極工逼肖而已不免

於鳥之爲人言矣若吾友子肅之詩則不然其情坦  
以直故語無晦其情散以博故語無拘其情多喜而  
少憂故語雖苦而能遣其情好高而耻下故語雖儉  
而實豐蓋所謂出於已之所自得而不竊於人之所  
嘗言者也就其所自得以論其所自鳴規其微疵而  
約於至純此則涓之所獻於子肅者也若曰某篇不  
似某體某句不似某人是鳥知子肅者哉

送李子遂序

感慨中有一段韻折

李君將歸建陽諸同門及涓旣以詩送之請於師長

沙公爲之序而復命涓言於終篇涓嘗數與君談於禹蹟寺中君爲予論學誠僞及王伯之辨至以宋之稱大儒者以爲其言似堯舜而其行則有管仲之所不爲漢之稱王佐者人皆許之而已則必知其爲霸之餘習其語甚嚴而理扣其所以摘而對之踈如也至論蒯通讀樂毅傳輒泣下事又以爲通有毅之才志通欲鼎分王韓信若毅欲大燕通以信不聽而沮亦若毅以惠王不悅而奔反若蒯通之掩抑不信而恕之責者其論古人物甚多然大約如此至論今世

人名一時者皆薄弗爲也夫以君之高明與其素定之見其於古之稱大儒王佐者皆有以持其衡使人骨爽而耳快顧獨恕一掉舌士豈不以言王而行伯者固不若行伯而言亦伯者之不欺罔人耶此君之所以論學誠僞也亦涓之素有是意而不敢言者也君真壯男子哉宜其薄時人不爲也雖然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不中焉適足以自累矣涓知君之學必爲誠而不爲僞其事業必爲王而不爲

且欲君必求之微而毋發之顯。長沙公既已導其源  
疏其流而涓復敢抱一石以預防其糝米之罅者。若  
欲竊附於責善之道耳。他人誦此將有以涓言或氏  
之或昂之君定知其不爾也。

四書繪序

直述所感文自明快

嘉靖辛亥余讀書於錢塘之馬瑙山寺寺西近岳鄂  
王祠兩廡壁畫王出處及征討撫降事人馬弓旌馳  
騖伏匿之勢行營按壘叩首呼歡相問訊之狀顏色  
丹青能顯其跡畫不能顯輒復略書表敘比之尋史

冊中語似更明暢且動人其後讀內經氣穴等篇藏  
俞府俞之類及諸經絡皆三百六十有五扣其所在  
雖百註解不了也行市中買明堂圖四長縈爲脉圓  
孔爲穴脉穴名字就記其旁關鍵貫穿向所不了一  
覽而得焉四書中語言聖賢之精意也全體似人身  
有脉絡孔穴隱藏引帶不出字句而傳註講章轉相  
纏說未免牀上壘牀乃感前事始用五色筆繪之即  
其本文統極章段字句凡輕重緩急或相印之處各  
有點抹圈鈎旣以色爲號復造形相別色以應色

以應形形色所不能加乃始隱括數語脈穴之理自謂庶幾燦然夫繪之與解均屬筌蹄但其異處雖謂序中不能自表也學士君子觀其繪書幸有以相教然渭所作繪之意率感於明堂圖

詩說序

代

文長諸文多精論此篇尤其卓犖

予嘗閱孟德所解孫子十三篇及李衛公與唐太宗之所談說者其言多非孫子本意至論二人用兵隨其平日之所說解而以施之於戰爭營守之間其功反出孫子上以知凡書之所載有不可盡知者不必

正爲之解其要在於取吾心之所通以求適於用而已用吾心之所通以求書之所未通雖未盡釋也辟諸癢者指摩以爲搔未爲不濟也用吾心之所未通以必求書之通雖盡釋也辟諸痺者指搔以爲搔未爲濟也夫詩多至三百篇孔子約其旨乃曰興而已矣曰思無邪而已矣此則未嘗解之也而其所以實勸戒使人感善端而懲逸志者自藹然溢於言外至於所解見於魯論鄒書者有若淇澳蒸民裁數語耳他若棠棣志懷也而以警遺巧笑美質也而以訂

雄雉思君子也。而以激門人之進善。是皆非正解者矣。會稽季先生所著詩說解頤凡四十卷。吾取而讀之。其大槩實有得於是。其志正。其見遠。其意悉本於經。而不泥於舊聞。是以其爲說也。卓而專。其成書也。勇而敢。雖古詩人與吾相去數千載之上。諸家所註。無慮數十百計。未可以必知其彼之盡。非而吾之盡。是。至論取吾心之通。以適於用。深有得於孔氏之遺者。先生一人而已。夫以孟德與衛公。摘其所述兵家者。流耳。有濟於用。而吾猶然取之。矧是書也。詎邪說

正人心。上發先儒所未明。下有裨於後學者哉。吾讀之。解頤焉。因爲之刻刻成。而請序。遂序之。若其剔隱。伏刺。缺漏。按駁。禁持。冒指。而賢擢之。雖善避者。無所逃。如子唐子。所謂古經師不及者。多散見於諸所著述。不獨是書已也。

送通府王公序

代

借景事來摹畫點綴而文最

宕逸可誦

外物苟有所動其中。非必慕聲利而悅榮華。然後爲吾心之累。雖玩清游曠處。高明而御文采。亦吾心之

累也。今夫建寧非清曠之所，高明之與而文采之區乎。其名山巨溪，則有武夷九曲，列仙之所宅而風人之所寶也。其大賢鴻儒，則有朱蔡游胡魏真之輩，其他支裔不可勝數。濂洛所不敢輕而關汾所不能窺也。其圖籍書記輻輳錯出坊市，以千計。富家大賈所不能聚而敏記捷視之人窮年累月所不能週也。故凡官建寧者，清心怡神，則必入武夷九曲，訪古問道，則必尋朱蔡諸賢之里，而拜揖徘徊於其間。至於觀覽者，亦必求之於建陽之肆，盈篋笥而後已。以爲是

清曠且高明而文采與聲利榮華遠也。回視其中，能脫然無所動乎？吾未之知矣。余同僚通判上海王君少年起進士，歷工部郎中，知貴林府，以忤貴人改令職頃之，遷建寧同知，將別予以赴。予惟世之左遷者不戚然憂，必矯焉以喜，其遷而就職也不傲然。其上則必過爲歛抑，強笑語以和人，而君之處此也，若雲之行空，雲自來去而空無所碍，視吾之所謂有所動於其中者，何如耶？今之官建寧也，往游武夷，問朱蔡之遺，購書記於肆，以備覽觀，將必異於昔之官建

軍者矣

又代

就職事發文愈峭直

府之同知大率以佐其府事然府中其他諸司各有所專掌而遂以軍伍之寄歸諸同知今天下衛所諸伍之中凡關木索執文書與兵卒甫至者富人戀家室則自進其買閒而冀得速去其貧若久在伍者官乃巧投其不便之役欲使以買已而日久漸困不勝其求輒相率引去於是軍始有逃者又故鄉門戶多蕃大而伍之祖孫或了然不相繼則又以闕告大抵

一衛之中逃與闕常八九而存者無二三同知者寬大則私其民曰諸逃者是伍之官毆之也曰諸闕者安土樂業胡一旦而轉徙於千萬里之外也於是爲之吝恤掩護於勾攝之中剛斷則詳其軍曰逃者攝矣或未攝者容可訪而繫也闕者勾矣或未勾者容可借而按核之也於是爲之搜羅連引於勾攝之外夫私其民民未見顯然蒙其惠也而軍之耗則歸之詳於軍軍亦未見顯然增其壯也而民之病則歸之同知者處此亦難矣上海王先生以名進士歷工部



郎大夫奉命董填推商於山東江浙之間其後入又與諸司監督甲冑戰鬪之器稱材敏芳潔出知桂林竟以違忤判紹興不數月而有建寧同知之命夫某固以同知紹興得待先生之後者方今四郊多壘額制之軍旣凋敝如彼而禪補之法又兩難如此且逃闕於伍尚有盡射其糧而顧募法典費復加倍就使罷顧募勾射糧以盡復其額誠亦未得銳壯可用之材補軍之畫誠不可不講求其善而其愚未有所得也先生寬仁剛斷兼舉靡遺其在中外旣以聽

聞其廉平今而又幸親見於同署其視事建寧之餘處兩難之際長策遠攬必有以教我耶先生之行府中有詞以贈而予又適署縣事於山陰遂以縣之故事致私情云

送推府王公序

代

婉曲感慨煙波自生

霸州王先生以進士出推紹興三年抱冊而上上而復來來不踰月又復召爲兵部武選主事兵部固多司武選爲大武選固多事襲替比試爲大大凡襲替之事必稽其祖宗所始遷轉從來追功過相因事

愈多文書愈積掌者不可了則倚辦於吏吏束人以  
繁文或活脫而牴牾之較駁其毫毛動逾年歲於是  
襲者至則先草屨結衣手袖數金望吏門而謁之長  
跪祈請佯縮其所欲與漸增盈焉不然將好其衣服  
則所持無有極已又類比試率以馳馬越溝墻發三  
矢俱中兩人對鎗不避乃爲中否者且遞有減今於  
溝墻鎗矢中否襲否何如耶官上至都督下迨指揮  
不問腹心四邊廉靜才賢者或肉生髀至問跨馬而  
食肉者曾有不腴剝以鬻致者耶其在邊者或敗滅

坐機事計無賴率先關通幸虜小人得虜中回者幸  
其言語不達譯者虛張恐喝謂虜來且無數時急切  
用人朝上名而夕坐幄矣當今四郊多壘士氣冰解  
姑治其標莫重於明賞罰吏持其襲替可以明賞耶  
寬比試於無事濫陞轉起用於有變可以明罰耶先  
生三年理郡刑賞罰無所不當威行而恩寓材敏而  
節堅夫兵刑之大者也班固以是作刑法志而不化  
著兵乃先生素平刑則何有於兵耶夫襲替比試之  
奸則先生之專職也往大臣常有言者其經營頗用

悉或亦可采而施行其他則事在職方部諸司上  
公卿下自相協和以采長而棄短則先生亦有責也  
今朝廷方且重兵故余於先生之行不以送而以  
告夫亦不忘在郡同事之情也

贈李都使序

代

牧得峭勁

嘉靖丁卯冬 朝廷既生得海酋直其明年正月遂  
下令盡誅其夷黨之在岑港者時總兵俞公統舟師  
職分布謂響礁門在馬墓港北爲賊必走之路且近  
巢而險以屬廣東都指揮李公凡數月兵數十交公

益易賊每乘夜棹巨銃直抵其巢以中賊多死者賊  
畏不敢出是路乃始爲火舟者三計焚港以走公知  
亦取數舟置兩竿於其首象齒列乃別出小艇以矢  
石擊其載火者而用所置竿逆火舟着壩岸焚殆盡  
賊計益窘其後援者至自日本欲從馬墓入岑港公  
分二哨且守且擊之俘若溺者率相等賊竟不得入  
遁走死別嶼中其在岑港者怏怏走柯梅狐蹲鼠伏  
者又數閱月幸脫走蓋亦墮壞狼籍甚矣夫夷狄之  
人雖異性而辨死生明利害懲既往而戒將來一

向使公守馬墓時其智勇或出人下賊舊者不出者且必入出則愈驕入則愈大若巨魚決破罟任其去留而無一梗之者然則生死孰辨利害孰明又何既往之可懲將來之可戒哉凡人眩小利昧大體至兵則先首功後事機以此律公所得少矣可乎哉適通判吳公與公共事之日久其智與勇若勞苦大約相似比其歸府謀吾言馳贈之且具言公性忠慨廉而有威提戎卒三千人坐百艘中且三年矣無不咸且服者始擒滅徐海諸酋暨直等咸預焉而督府方

以水道叅將薦於

朝其功名蓋不可量云

陶宅戰歸序

敘事中感慨發論意氣悲遠

往昔松江之寇載連歲所擄掠航海而歸其留者尚千人據陶宅繞水十數折阻狹橋懸岸伏深葦以爲險會潮福與南畿兩開府合吏士二萬人約諸道入時會稽尉吳君言道險而遠須間道察虛實指形令人各曉暢乃始逐程逼以進王者不然之兵期入果敗越十日再入又敗然戰時君獨能令兩足裸走視賊巢中所望見擁諸兵仗坐屋角上

衣者知其草人也始縱擊賊殺六十人斬十二級  
以身殿他道之敗兵以出其所部七百人無一死者  
若其再戰之日則以百餘散走之卒搏勝寇於險以  
已所乘馬脫兵備副使悉驅其敗卒使前獨瞋目斷  
後側頸顧而走引虛弓射却其所追賊於是兩府始  
賞君以百金而恨不早用君之言嗟夫世獨憂無善  
言耳然或有言而不能用或能用而不察言之是非  
大抵能言者多在下不能察而用者多在上在上者  
冒虛位在下者無實權此事之所以日敝也予嘗追

憶季夏時君獨驅遁賊百人陷臯埠澤中其後府中  
諸公與之持久余短衣混戰士舟中觀形勢知其必  
敗乃策戰守二事草既具復投諸匣中嘆曰儒哉儒  
哉獨無耳目人耶往冬王山人挾策叩轅門論柯亭  
之勝負如指諸掌無一聽之者其所聽者類皆兒童  
騃子之見而至瑣極陋之談乃卒取敗而悔矣今事  
且急府中數召山人與語其不聽山人者固如前而  
其所聽於他人者又亦如前也於是每拊髀而嘆及  
今得聞君之事又拊而嘆曰吳君固縣尉然官也

數搏賊有明效言且不見用王山人未嘗試戰且  
布衣耳其見棄復何恠吳君新安之巨家也以吏入  
粟尉會稽其爲政慈愛敏斷臨財一毫無苟取至其  
提兵時乃反出其有以與士卒故士樂爲之死而君  
又多馳射劔槊占星校閱之技數出奇詭之計舍死  
爲士卒先士又益恃之戰遂有功然雅好結名士居  
常策馬馳袂首十數過王山人家論時事故山人於  
其戰歸也謀余言以贈之嗟夫使有善用君者以盡  
展君之才卽封侯何足道哉

沈氏號篇序

調亦纖媚

吾越有耶溪者帶遶名山號稱佳麗迴洲度渚涵鏡  
體以長縈散藻澄苔轉風光而輕泛其在前代尤爲  
巨觀紅渠映隔水之粧紫騮嘶落花之陌鏡湖伊邇  
蘭渚非遙嘉會不常良辰難待舟移景轉三春才子  
之游日出煙消幾處漁郎之曲古今所記圖牒攸存  
邇來居士沈君棲真妙致挽慕前修始羈迹於市廛  
終寄情於魚鳥眷言邪水尤嗜曲涯轉入一天還  
幾折數聲長笛渺滄浪而自如一棹扁舟入荷花而

不見意將流傳斯景爰授圖工歌詠其由通徵文士  
乃於末簡要予微言今晨把玩儼游風景之真他日  
追陪或預几筵之末

曲序

海樵君詩篇子都侯已刻於粵南至是從子某又取  
君所爲曲若干首刻而播於里巷藏其副於息柯亭  
中目曰息柯餘韻從衆好也業已要予發其意於篇  
端予雖尚未見全篇也而故嘗與海樵君游則固論  
其聲矣辟若好琴瑟然其音無所不具其杼之於思

也極其所到怨誹則可以稱小雅好色則可以配國  
風而其按之於指也遇小雅則聞之者足以怨遇國  
風則聞之者足以宣而君今已絃解而柱崩矣琴瑟  
之音杳然雲散風駛而獨留者譜固聞之者之所欲  
傾耳而起君於松楸之表者也而烏知其不傳哉語  
曰睹貌相悅人之情也悅則慕慕則鬱鬱而有所宣  
則情散而事已無所宣或結而疹否則或潛而必行  
其幽是故聲之者宣之也故觀茲譜者人將以爲琴  
徒子莫如君余獨以爲反登徒子莫如君獨其聲

耳空同子稱董子崔張劇當直繼離騷然則艷者  
不妨於騷也噫此豈能人人盡道之哉

贈禮師序

論甚明確

昌黎之文余夙誦好之至其論道則稍疵及攻佛又  
攻其麤者也余觀其送文暢者謂暢欲聞浮屠之說  
當就其師而問之不當從吾徒而請從吾徒而請乃  
羨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而然耳此豈足  
以攻佛哉大約佛之精有學佛者所不知而吾儒知  
之吾儒之麤有吾儒自不能全而學佛者反全之者

夫所謂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爲之盛非吾儒之麤  
者耶不然將學佛者始祝髮而髡之以爲絕父子君  
君臣矣既畜髮而冠之擁笄墮珥忽焉長見女子祿  
而饗將無所不至謂足以全父子而完君臣踐文物  
而履事爲之盛耶某師自幼去俗爲僧大善寺中歷  
若干年衣食飯付應以給初無事於禪講蓋所謂  
不求佛之精者而心行直平絕去勢利祖其祖而父  
其父子其子而孫其孫真若俗之倫理然蓋所謂得  
吾儒之麤者未可以其髡而少之也計曠若年人



之得六十某月日其生也其徒名浩者與余夙爲詩  
酒交來乞余言以壽余惟佛氏論心諸所證悟卽善  
命相者悉掃抹之而其告波斯匿王又引見恒河性  
以覺之云此身變滅之後乃有不變不滅者存此皆  
彼教中精微之旨師旣無所事事矣而何庸於吾說  
至吾儒之麤若所謂君臣父子云者則師旣以事事  
矣而又何庸於吾說哉於是合掌作禮而持偈以頌  
之云爾

肖甫詩序

道婉鏗鏘

古人之詩本乎情非設以爲之者也是以有詩而無  
詩人迨於後世則有詩人矣乞詩之目多至不可勝  
應而詩之格亦多至不可勝品然其於詩類皆本無  
是情而設情以爲之夫設情以爲之者其趨在於干  
詩之名干詩之名其勢必至於襲詩之格而剿其華  
詞審如是則詩之實亡矣是之謂有詩人而無詩有  
窮理者起而採之以爲詞有限而理無窮格之華詞  
有限而理之生議無窮也於是其所爲詩悉出乎理  
而主乎議而性暢者其詞亮性鬱者其詞沈理深而

議高者人難知。理通而議平者人易知。夫是兩詩家者均之爲俳。然謂彼之有限而此之無窮。則無窮者信乎在此而不在彼也。肖甫與吾結髮而同師。至十六七而始分。又六七年而復合。合而復同師也。始同師時。同學爲干祿文字。旣而分則同有事於詞家。又旣而合則同有事於道。於是肖甫者爲詩始入理而主議。然其性也鬱。而其所造之理與所主之議深而高。故其爲詩也沈而爲人所難知。夫兩詩家者各是其是。如聚訟然。即使亮而易知。猶不相入也。况沈而難知乎。而余獨私好之。某氏善肖甫亦好之。將稍出其藏匣者梓以布而試其果投於人否也。而謀於余。余故略道其所以然。諺有云。鼠不容穴。銜萁藪也。乃予之評其亦果容於人否耶。

玄抄類摘序

序次雅當

書法亡久矣。所傳書法鈞玄及字學新書。摘抄猶足系之也。然文多拙缺。散亂字多訛讀之茫然。欲假以系猶亡也。余故爲分其類去其不要者而稍註其疑。正其訛。若無考解者則闕之矣。大約書始執筆。執

運故次運筆運則書書有法也例則法之條也法則  
例之槩也故次書法例又次書法書法例書法功之  
始也書功則例與法之終也故又次書功而不已  
始臻其旨矣故又次書致書思致之極也故又次書  
思書候思之餘也故又次書候而書丹法微矣附焉  
書至此可昧其原乎故又次書原書至此然後可以  
評人也故又次書評而孫氏書譜大約兼之故終以  
譜

又

落筆陰森

自執筆至書功手也自書致至書丹法心也書原目  
也書評口也心爲上手次之目口末矣余玩古人書  
旨云有自蛇鬪若舞劍器若擔夫爭道而得者初不  
甚解及觀雷大簡云聽江聲而筆法進然後知向所  
云蛇鬪等非點畫字形乃是運筆知此則孤蓬自振  
驚沙坐飛飛鳥出林驚蛇入草可一以貫之而無疑  
矣惟壁拆路屋漏痕折釵股印印泥錐畫沙乃是點  
畫形象然非妙於手運亦無從臻此以此知書心手  
盡之矣

抄代集小序、無限感愴

古人爲文章鮮有代人者蓋能文者非顯則隱顯者貴求之不得況令其代隱者高得之無由亦安能使之代涓於文不幸若馬耕耳而處於不顯不隱之間故人得而代之在涓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時義以故業舉得官者類不爲古文詞卽有爲之者而其所送贈賀啓之禮乃百倍於古其勢不得不取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隱者也故於代可以觀人可  
以考世

抄小集自序

婉宥

山鷄自愛其羽每臨水照影甚至眩溺死弗顧孔雀亦自愛其尾每棲必先擇置尾處人取其尾者挾刃匿叢篁伺其過急斷之少遲忽一迴視則金翠光色盡殞此豈其靳惜之意專致通於神故人不能奪其所愛而必還之於旣去耶此其於麝挾臍蛇剖珠又稍殊異矣余夙學爲古文詞晚被少保胡公檄作表已乃百辭而百縻往來幕中者五年卒以此無變起閨閣遂下獄諸所戀悉捐矣而猶購錄其餘

於散亡并所嘗代公若代人者詩若文爲篇者若  
蓋所謂死且勿顧奪其所愛而還之於既去於孔雀  
山鷄何異耶昌黎爲時宰作賀白龜表詞近調附及  
諫佛骨則直處地然耳人其可以槩視哉故余不掩  
其所代於公於人者雖然自妄羽之而復自妄尾之  
安能保人之必羽之而必尾之耶誠如是則吾之購  
之錄之也其不見笑於山鷄孔雀也幾希矣

刻沛言序

予自嘉靖辛酉以後文若詩皆爲人  
所給者今聊刻之以發一笑其人  
者亦爾

景陵丞婁君檢其翁故所簿沛時覽游唱和諸篇及  
人所贈翁善於政佩印於他縣獎檄於諸大吏以至  
久而致休以歸文若詩凡數十百篇其大父御史人  
所贈者又數十篇將付諸鐫而以書屬予客有在座  
者曰沛君之治沛必善苟未善卽幸得一二言足矣  
必不能盡買沛人言若此多也然而迹則幾於陳矣  
且沛簿與沛中天子孰尊簿善治與隆準者提三尺  
滅暴秦而定天下功孰高今持以付諸梓者侈矣  
與夫風歌數語孰雄也而今且奚若矣則是集

不銷可以坐而定也。予曰是或不盡然也。今夫以  
批而視天下則典謨亦陳堯與舜亦不得鋼其已去  
之烈誣其夢以爲覺苟用以砥世則非陳無以鑒也  
陳之爲用猶燎之於艾也。枳與半也。彌陳而彌善也  
且吏沛者多矣致言之多莫踰婁君者則少言者不  
知幾何人無言者不知幾何人言而反是者又不知  
幾何人也。以無言準少言以少言準多言以反是者  
言準是者言不可以爲吏者砥耶。苟砥矣雖陳矣銷  
之可也。

陸氏譜序

以解頤痛哭起情一轉意足

當漢之興也尉佗以鮫鱣之資涎沫島外當其時不  
有陸賈之賢用數語以下之則南海之波幾於沸及  
宋之亡也朝廷在樓櫓間矣老嫠抱孤子而泣此與  
續息者何異哉而秀夫周旋其間一日尚喘則一日  
尚藥夫國之存亡不可定而定于兩公者則如此余  
少時嘗渡庾嶺半遊南中卽未至厓山然舟轡之遠  
多兩公履舄之所經也每一思之或問遺蹤於故老  
至說他及抱帝事未嘗不慨焉以興泫然以淚思

其人而與之語一以解頤一以痛哭今來訪天目  
富春爲陸邵武君所延醉而宿其廬出其譜乃知君  
兩公喬也環鹿山而居生者數十家其歿而墓者封  
亦以十數問其來不過二三世中人耳其繁如此不  
譜何以令不湮且疎耶予與君言則知君文而有禮  
如此矣不覽是又安知其能篤於人倫又如此耶因  
起告之曰夫余昨遊南中追念二公之遺而感之如  
彼又况親見其子孫若君輩耶且余於兩公路人也  
猶感之如彼又况爲其子孫若君輩者耶吾卜之行  
且見陸氏有人矣誠如是卽君不屬余以譜序猶當  
序之况若果屬予也

李伯子畫冊序

宛似大蘇

李長君嘗畜畫兩本本數十幅山水人物羽毛果卉  
靡不收其爲品則畫家所稱精神與逸靡不具蓋  
兩宋與勝國時國手所爲而君自遼入京師所交游  
益廣每幅必屬一時能名詩者書之而予亦濫其  
至是復以序屬余嘗觀蘇文忠公爲王晉卿作寶  
堂記多陳書與繪不善畜之者頗病人以余觀於

祖中所載崔伯延每當戰必令僧超用茄吹壯士  
項羽吟然後策馬入陣所向無不捷者如是則丹中  
之詩固不足以病君矣獨於繪則無聞然魚鳥鷲  
具載陣法中而決水千仞因地制流又爲孫子形勢  
篇中至要語凡茲四者蓋卽繪家所稱羽毛山水事  
也審如是寧止於不病君且深有助於君矣夫爭道  
鬪蛇何預於書聞聲渡水何預於禪而一觸卽悟終  
身樂之不窮矧以君之捷敏而遇茲四物爲助於兵  
家者哉誠如是也則君雖作堂以藏之如晉卿令吾  
輩日指而哦品其間以俟君之一觸而悟亦無不可  
也

贈吳宣府序

摹畫有生韻憤惋沈壯直逼史

遷矣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  
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幅幹魁岍多力者三四人入  
鄉把劔袖錐目夔夔以睨過市饗則醉飽繫馬飲  
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日  
具知無所怫遂稍侵居人居人聚議之則



門。撼。丞。簿。收。管。居。人。猶。嗷。嗷。睨。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視。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扶。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逞。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懲。

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答。而。拊。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日。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搖。顛。誠。不。知。用。膽。與。略。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某。以。兵。亦。猶。是。也。已。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明。天。子。提。十。萬。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年。不。敢。決。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

朝始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勲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時。策天下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鬪。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與廕。而予適以公招在幕中。感舊而贈以言。

註叅同契序

極類長公禪喜文字

徐君景休所註叅同契存而諸家云亡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

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或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亡。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馮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妄裂。亞掇如萬手繅絲。不其亂好古者尚請。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通。

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人  
之一日試挈某篇與某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然  
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東炬先攻一營遂  
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  
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  
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某物當得某  
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  
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  
小補耳若悟真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

悟之後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精  
粕希不見誚斲輪矣阜阜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  
貫心於中開戶支窓參之斗蓬一用寄衝王言始終  
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吾心正鬼三雙而鷄十雙  
蒼箕中人敘言

贈嚴宗源序

起語雋永而終篇情事悽然

楚鍾儀繫晉軍庫景公見而問之知其爲楚伶也  
琴樂之余固能琴今以內難繫樂往悲來往往思  
鼓而琴不可得日所與伍者十數遲伺

夫漆面而叩鼻如义刹然所對者奉極絳橋詩殿所見者白日走羣鼠爭人食所苦者蟣虱移家館吾破緼而已無一琴以娛而有諸苦以助窘是以非善故舊足無履斯地者而藟之村有嚴君宗源者於余非有平生也乃偕吾故友任君之叔子某始持一豚蹄飭酒脯食飲吾於其地差不苦而且樂之不欲遽去余異之乃數問某某爲余道宗源少時極聰明書一目不更讀而悉記中直父喪始罷去營家事然其爲人眇錢財重意氣孝母而慈子急人患難可紀者凡數事施予不責負者其人爲誰與誰以彼之履若此固宜其慰我於囚而不去我也予聞而思有以紀其人稍章其行故於其再至也書數言以歸之噫魚相煦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今不能江湖也苟相煦以沫不猶愈於已乎

逃禪集序

錢刑部君號入山雲藏公別號也

以其所觀釋氏之道如首楞嚴所云大約謂色身之外皆已色身之內皆物亦無已與物亦無無已與物其道甚閎眇而難名所謂無欲而無無欲者也

儒以喜怒哀樂爲情，則有欲以中其節爲無過不及。則無欲者，其旨自不相入。而今之詆佛者，動以吾儒律之，甚至於不究其宗祖之要眇而責諸其髣緜之末流。則是據今之高冠務干祿之徒，而謂堯舜執中以治天下者，教之也。其可乎？其或有好之者，則又陰取其精微之說以自用，而陽暴其闕漏以附黨於中正。謂佛遺人倫，非常道，將以變天下爲可憂。嗟夫！吾儒之所謂常道者，非以其有欲而中節者乎？今有欲者滿天下，而求一人之幾於中節不可得也。是其於

常道亦甚難矣。况欲求其爲非常之道如佛氏之無欲而無無欲者耶？奈之何憂其變天下也？凡此者皆稍論其微旨，至其神通應現廣大奇恠而不可究詰者，姑不論。夫已茹葷而強餐霞者，以肉食賭川澤之產而不知其海之藏，此猶可諉曰各據其所見也。彼所謂高冠務干祿之徒，其至溷而無比，塊然略無所見者，亦顧呢呢於閔眇而難名之道，又何爲者？耶！此雲藏公之所以逃焉而不能已於言也。

贈婦翁潘公序

以骨肉感切之情發悲

煙之氣譬之聞曉角於寒沙令人不堪回首  
吾鄉近世嫁娶之俗浸薄嫁女者以富厚相高歸之  
日擔負舟載絡繹於水陸之塗繡袂冒箱筥如鱗鱗  
往傾竭其家而有女者益始自矜高閉門拱手以要  
重聘取一第若被一命有女雖在襁褓則受富家子  
聘多至五七百金中家半之下此者人輕之談多不  
及也相率以爲常吾婦翁當庚子時以名法給事錦  
衣敘官王陽江縣簿時與外兄童君尚俱在京師外  
兄偶爲翁道某曰吾姑母夫徐夔州者有少子九歲

能爲舉子文十二三賦雪詞十六擬楊雄解嘲作釋  
毀翁曰其人婚否外兄曰未也是歲翁來家乃遂以  
長女見許而贅某某釵珥之禮略具而已其後乙巳  
某以卜居爲豪無賴所註誤家殆盡居一年復有幃  
幕之變某遂辭翁居東城然翁以前二事爲某營治  
髮幾爲白而所費金反滿中家聘女之數時某益無  
聊甚而未聞理道素矯抗爲不情之廉當辭而就東  
城之居也固辭翁不持一物以行又避於求多簡其  
形迹至是人始有言於翁者曰凡人擇子婿不爲

則爲名不爲名則亦多其寒溫虛禮今君之以女與人也上之旣無利與名乃并其虛禮而亦不得耶翁曰君所謂利吾所不道也所謂名將謂其屢薦而輒棄也誠其問學解弛當以爲憂至於校計顯晦非可令達人聞也今人有熱而疎其親亦有涼而附之者吾壻方涼其偃伏寡與固不當施於我然壯士之志也處困者所難豈可詆訾之哉於是言者語塞而退以某所計翁乃所謂受一命者也使如世俗宜深求於某而乃反益出其有以周旋其患難某居其家六

七載今自居又六七載矣更新舊浮沈存否之變而翁之敬愛某者如一日某固已難翁之施我矣及聞塞言者之辭乃不謂翁知我顧如是某近見丞簿有材力能幹濟者非不斐然可觀然士或疾讎而民或怨詈之至橫被跌挫無以解某往隨公在陽江見其拔大惡決大機豈直丞簿所不敢爲乃服豸銜命之使亦所觀望而徐圖者又反得士民之權而大吏亦未聞厭其跌宕而不制某始歎曰使在洪武時封侯何足道哉蓋翁本宏材而機智亦出世俗上固宜

知我也。某久懷感，欲言而未有路。會今年以五十歲，以二月十三日生辰，受親友之賀，某始得序言。隨衆宿後。

覽越篇序

鳴咽之音

余讀蘇文忠公之上書於文潞公也，悲焉。大約道其當就逮赴獄所著書十亡其七八，到黃作易傳論語說，恐一旦淪沒不傳。又以文字得罪人，必以爲凶衰不祥之書，莫肯收藏。謂潞公一代偉人也，故托之以傳。予晚得交上虞葛韜仲、景文叔，侄間而兩君者，位

分去潞公遠甚，而其在諸生中，卓然稱偉人，則略相似於潞公。予今所著以擬文忠，猶兩君與潞公位分也。而所遭患難，則不翅百之。故亦遂取舊所著散亡而僅存者，從獄中托之兩君，而韜仲且遂許以傳，而爲之序。最後亦以已所著覽越篇來予讀，而歎曰：是亦豈待我而傳者耶？平居用力於道，旣早見而握攬之，停涵旣久，一與古今人遇，便引吭而鳴，響溢於楮，梧扣竹之表，是故識遠而音介，介然肆以雄也。彼且無事於工聲，而世之號爲工聲者，又烏足以聞其



哉然而觀斯篇者。味其言亦可以槩其人之偉矣。余固不可以不序。雖然皇甫謐序三都足以重左太冲而陳師錫之序五代史不足以當歐陽永叔則予雖無序可也。

王山人贈言

中氣之守大是後復送難相跌

宕一偈更有悟景

錢氏有子曰某年幾壯而病嘔血一嘔滿鉢而百療不已王山人某附耳與語可一刻用三五字訣令坐於一室中半日而減不踰月而起走食飲如故無何

錢氏子持一鯉造余柿葉堂中問其故則曰將借先生之言以償療也鯉潑潑然躍柿下余嗜焉許以言則告之曰山人曩與子訣用何語錢氏子不對余曰以余所聞殆中氣之守歟凡人勞則氣亂氣亂則風風則波勞甚則風急而波駛或爲逆上靜軀而忘心則風止而波寧上下各循其營如此則守且無事也而何事於中山人嘗謂余言曰我初得是術通督任如蛇鑽泥如蟻尋垤目耳如洗剔錮疾如湯沃雪便謂神仙在股掌間迄今行之可以療病未可以仙

仙者乃舍守中而求鼎於外者也。余曰：舍則似矣，則未然。其後數與言，終兩年而未決。故於贈言也。復令錢氏子持往問之。儻不免於異同，當復我於柿下也。爲作偈曰：

舍却兩頭守中截，只似麻繩打一結。若還更向外頭尋，便似借鐵來補鐵。麻繩打結有時申，借鐵補鐵幾時成。能將口訣醫紅液，却勝阿膠與鬱金。

北臺疏草序

代盛太守

曩巡遼草數簡入紹時，偶雜隨行書笈中。一日與屬

論遼事稍出之，偶爲楊會稽攜去。旣又偶徐山陰至，相與謀校於鄉先生某將刻之業，已具予移書止之。不可得旣竣，閱成編乃言曰：古稱人臣之諫也，入而告君退而焚其草，予不草之焚愧矣。願不能止人之過，刻不以薄乎。客有在座者曰：彼焚草者，恐彰君之過也。當子巡遼時會主上新極，朝廷清明無闕事，子所疏特塞垣利害，帥臣才不才耳，與古彰君過者殊。何所諱而焚耶。予曰：帥臣才不才旣疏之，而忍是之耶。客曰：非是之謂也。塞垣之敝也，辟諸病人而

臣辟諸醫其措置也辟諸方餌言救否不核醫之不才與其方之宜不宜與既核矣而不以通告於病者之家使再誤試之則病益敗矣子何不忍於暴病而忍於敗病哉予曰如客言則是編之出也儻亦不廢於擇醫與方者乎遂書客所問答於末簡

雲南武錄序

奮邁沈雄足令壯士色動

余嘗讀唐書南蠻傳永昌西野人之桑取以爲弓不筋漆而利越賤

音炭夷以貨贖罪曰賤

之西多薦草產善馬至

金鐵銅鉛則在在有之故滇之刀劍矛戟名天下是

習武者之物他蠻莫與爭利也其始蒙舍詔之自玉也雖屬僞然觀其擇鄉兵爲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負犀革銅盾而跣走險如飛百人置羅苴子統一人又有望苴蠻其馳突如神其師行乃人齎糧斗五升滿二千五百人爲一營其令前傷者養治後傷者斬是習武之法他蠻莫與爭強也遂以大而驕唐至孽孫異尋牟而敗其於夷夏之權衡可謂不審矣而馬伏波有側之役諸葛武侯有獲之役並履歷經營於滇之鄉其權衡不失分寸雖兒童婦女至今神之

百世習武者之著龜驕秦者之藥石耶而通者諸生  
之見收於武也以弓則取材於西野以馬則取駿於  
越賧以刀戟則取五金於諸產所以運籌而權衡於  
一心者苟能取師於馬葛兩公是戡定之武也又以  
是弓以是馬以是劔戟進而取師於我 高皇帝之  
五將軍一舉而定滇者是開創之武也生之鄉人在  
漢有李恢策蜀漢破劉璋又自請代鄧方又治叛酋  
定南土及於臨難不忘喪元而段赤城以身飼大蟒  
所持劔自蟒腹出卒活一鄉人此二豪者亦庶幾殺

身以成仁者之武也於此三者生等將誰取師乎量  
其力而取之得其一亦不負今日選生者之意矣。

贈李宣鎮序

議諭詳確篇末最爲感動

說兵者謂今獨石迤北孤縣一臂於虜中其初獨石  
置衛本開平地也開平左四驛接大寧右四驛接獨  
石彼此有急左右旦夕可相援而開平後乃棄之虜  
凡橫亘三百里徙衛於獨石有急左右不得相援又  
西虜寇薊遼必踰獨石循開平棄開平非計也議者  
者謂古恒嶽乃在今大同渾源州自五代失河北至

宋未能混一爲契丹所有故寓祀今真定恒山耳而  
讓者以爲 高皇帝逐胡元旣收河北矣乃北嶽亦  
不改真定而吳人徐侍郎問台人王侍郎讀書札記  
大閱錄後先出似 成祖時北嶽改祀渾源矣然嘗  
永樂十六年夏楊金三老奉詔修誌時尚未聞有此  
說也豈卽誌後乃始改祀耶至問諸鄉里中仕趙者  
往往云趙祠嶽固不廢曩余客上谷欲一往渾源已  
裹糧會約伴爽期而止邇奉公使命意庶幾且了夙  
逋乃抵徐而病歸矣遣兒走報公隨以言曰公家世  
名將軍也獨石可棄與否是公父子間專職其籌畫  
必素乃渾源嶽祀非專職也且隣吾意公固有餘暇  
卽隣且必一及之果真定耶抑渾源耶何者公方鎮  
也岳方岳也方鎮方岳幽明表裏一也不近紬於百  
里之晉之隣而俾聚訟者遠迷於千里之趙之濫公  
得無意乎

周愍婦集序

婉曲盡意

荀子言人性惡楊子曰人性善惡混而吾孟子則曰  
人性善凡人之於父子也姑章於其子之婦也

不愛也。矧婦而賢且孝者耶。周氏之爲婦可謂賢且孝矣。而爲之姑章者。不特不愛之已也。顧讎之爲道以死。是集也。哀之者之詞也。吾欲非荀子。何以有周之姑。欲非孟子。何以有周之婦。欲非楊子。何以既有周之婦。復有周之姑。雖然。姑章之讎婦也。卒不勝哀婦者之多。則孟子之言性善也。爲勝老子右實而左名。然吾夫子許夷齊以民稱疾沒世而名不稱者。周氏罹實禍於生而徒獲虛名以死。實禍身苦其毒也。虛名鬼享耳。享不享孰知也。吾欲於二者擇而從之。不背老子則背孔子。雖然等死耳。不猶愈於生爲善無以自白也。而死蒙惡名者乎。吾越人常談沈錦衣之死而將并夷其伯子也。適有天幸以免。遂謂天真能與善人而詆非司馬氏傳伯夷語。然天能活伯子何不能不死錦衣也。豈伯子爲善人而錦衣爲不善人耶。今試論之。錦衣善人耶。不善人耶。如東海孝婦天能爲早以白其冤於後。乃獨不能別有所爲以死其死於先。豈於後也。天則優爲早而於先也。天不能他有所爲若爲早者耶。雖然造化吝以名與人。爲善

實以生者短而享名於死者長人固嘗借是以寬  
者矣則名固果貴於實耶審如是周氏以一死而得  
茲集之名也果天所獨厚者矣周氏可以瞑矣然世  
有爲善而名埋匪直埋也而顧蒙以惡如吾前所云  
者天又將何以處之耶中郎之孝也遇司徒之賢而  
卒蒙以逆逆曰黨淮陰之忠也遇鄼侯之知不能救  
且下石焉而卒蒙以逆逆曰創此與謚鶴以烏者何  
異耶不聞天有所處也噫使周氏而知此誠可以瞑  
矣。

海上生華氏序

饒畫

予有激於時事病瘵甚若有鬼神憑之者走拔壁柱  
釘可三寸許貫左耳竅中顛於地撞釘沒耳竅而不  
知痛逾數旬瘡血迸射日數合無三日不至者越再  
月以斗計人作蟻蝨形氣斷不屬遍國中醫不效有  
人言華氏工者客游多傳海上方試令治之奉而愈  
至則問其餌兩物耳以入竅中血立止乃用聖長  
三十服而起因與往來日問方無窮盡自言其愈  
湖中奇疾甚多而國人易其工無知之者即如

之者余貧欲爲文以彰之而未暇也則憶曩時與  
山人二書其一曰予耳血每至耳中割割若驚雷  
逆射成瀑流不可措手以試於諸醫亦罔措手也  
思昔人以強弩射潮尚障東海今若此僕之死自  
而越之療亦可知矣晚得一華氏止用二味藥其止  
效如神其一曰陳勝囚趙王羽執太公其間用計  
設間百不可脫而卒賴以濟者至瑣之厮養埋名之侯  
生也事不可忽類如此僕欲用此言表華工以文  
作一詩其人日縮櫛具旋旋而來吾置具於左坐上

坐交筋與食飲心甘焉毋一毫勉強也憶余之贈華  
氏計無出於此二書矣俾越人知之未可以其工而  
易之也因稱之曰海上生

著郭子序

甚明暢

邃古之初天施其氣地受而化形人與萬物皆穴土  
以生亦若今世父種而母胎之也種生地上而諸穴  
之在地中凡旣嘗生物如婦之可復胎與未嘗生  
如女之可新胎者皆生氣之所在也生氣所在其  
昔也卽人物尚能創生誠使堯者取骨骸以乘之



氣卽不能創生能止其不靈耶苟靈焉不福其子孫而  
而又誰福耶故骨乘生氣而福及子孫未可謂盡無  
是理矣客曰遂初生物地則穴之今胡不爾曰土靜  
而厚民則生也迨於後世振之洩之倫之薄之生之  
具耗矣土澹則生物能出也迨於後世堅之實之卽  
偶有生焉不能出矣是故有掘地而得物者也客曰  
遂古初生胡乳胡脯及其既也胡衣以裾而不速仆  
余曰人穴土中有竅無泄一陰一陽不呼不吸綿綿  
息息不問歲月必堅且靈而後破穴以出如老聃之  
垂白而始拆於母腋若此者水火不侵何用衣食迨  
有胎生漸薄漸綿土處始病木居而顛惟萬物莫不  
然蓋始麗而終織彼謂空桑孕尹者何異釀酒於甕  
甕稱海上生人者亦何所附麗以輿權由斯以談穴  
生之理灼矣燎焉此非吾之臆說也百昌皆生於土  
而反於土廣成子先我而有言然則葬骨者而獲乘  
夫生氣蓋適得其天孕之故也又安止其靈之不  
而廕之不延

贈張君序

議亦快

經稱鵬之用其將飛也必待海之運其飛也必以  
其徙也必培以九萬里之風而後南而蜩與鳩之次  
起而上下於榆枋者不過尋丈之間耳乃用是以笑  
而訾之此知之所以有大小之分也惟年亦然故有  
菌與蟪蛄不知晦朔與春秋矣而冥靈與大椿其爲  
春秋也或以五百甚或以八千夫以知之大小與年  
之大小其不相及也如此今也欲舉有限之年以營  
無窮之知即使其大而爲鵬也亦何益於年而益於  
年者必謹一息愛一毛無侵於世而亦無濟於世而

後可若是則龜鶴之不槁與木石之久於塵中亦足  
矣故養生之家聖人有不盡取者凡以是也而爲曇  
之說者則曰鵬與鳩與蜩其知之大小菌與蟪蛄與  
冥靈與上古之大椿其年之大小皆不免於變壞而  
其中自有不變不壞者存而後吾之所謂知者蓋無  
處而不是其所謂年者無所謂始矣而又何有於終  
噫其說亦可謂宏且妙矣而吾友張君者蚤歲力從  
事於聖學今也並二氏而並叅之故其當應感之於  
於倫理巨細之繁日雨下霰集無不默然以裁之

然幾於道人皆不足彼獨有餘吾知其然而莫知其所以然蓋吾嘗聞於射者矣彼的者有常而臂者無定含有常以殉無定將百發而不一中有一人焉乃縶弓而不射曰以寶吾形又有一人焉射而若忘不射而若忘也曰以寶吾真及羿之至也則不然其未射也默焉若寶形者其射也超然若寶真者而期不失於鵠用是以終其身雖加青霄之翼洞重兕而貫縣風無弗裕也若然則二氏之說寧非吾學聖人者之一助耶而又何病於儒向吾所謂不知君者令以

是而擬君意者其庶幾乎誠如是則君之知且幾於鵬矣而其爲年也亦何有於楚之冥靈與大椿耶

代邊帥壽張相公母夫人序

以王母授符發

論文遂覺鏘鼓舞

我少師相公趙太夫人當萬曆丙子某月日爲七十有一之生辰其既受造於相公無以爲太夫人壽乃繪王母以進而謹書其意曰南西於方坤也於府金石也故其珍寶瓌詭之觀有不可以常情測者而王母之說興焉要之不可以爲據亦不可盡以爲

亦猶今太夫人本非常人也其所享之物與其所  
而教之之人不惟舉世之所未識而有舉世之所未  
聞且見者驟而語之無惟其疑而未必盡信之也然  
傳王母者又謂黃帝與蚩尤戰不勝母遣使授之以  
符而後誅蚩尤定天下遂都於涿鹿之野夫涿鹿者  
今上谷之東其所奉命以從事之所也行壘之暇間  
常舉授符戰勝事以問諸長老而無有知其然者求  
之於史則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六相者蓋風后  
力牧歟然則涿鹿之得以都果盡由於王母之符否

耶向者青把二酋之日寇我邊睡也騰躍閃倏不翅  
傳所稱蚩尤者吹雲噴霧之暴列聖膺之幾動宵  
衣至相公秉鈞而俛首息喙奉質稱臣偃然於馬蹄  
馳脊之間至其曳駒蹶而來也卽小有睢盱抱關操  
戈之吏猶得揮尺播而鞭笞之凡六年於此矣而其  
因得奉以周旋與甲士農畝休養而生息居安而預  
防其危蓋天下之定悉準於此若是而譁人曰相公  
卽非風后力牧比殆其徒歟其誰曰不然至問其  
從來則相公者孰生之而孰育且教之也然則太夫

人所遣之使與所授之符日侍於軒轅之庭者視王  
母又孰漫而孰信耶故某竊常爲之說曰相公二大  
人居楚王母去西方萬里而遙使徒以享而擬諸母  
則天下者尚未必其皆信使以相公擬風后輩而擬  
太夫人之庭訓也信於母之符則天下人未有不信  
之者也某誠職上谷知黃帝與母事頗詳而有感於  
太夫人之生當有不朽如母者在而匪直以其形之  
靡也故獻圖而兼進其說如此

送沈君叔成序

文數行耳悲楚激烈幾於易

水歌矣

叔成父仗劍出塞垣拾其先公蛻以歸乃復抱書號  
闕下取所銜兩虎數狐以甘心始拂衣歸鄉閭駐馬  
野棠灑涕報事於先公墓道於是鄉閭稱叔成奇男  
子無忝先公旣罷復短劍跨一驢將渡江淮而北復  
有事京師也來別余於理見余抱楛就學與鼠爭食  
炙蟣虱瑟瑟然宮吾顛館吾破絮成父忽雙涕大  
曰叔憊至此乎袖吾搏虎手何爲余壯之體貌雖  
囚矣而氣少振也於是作歌以爲別

八駿圖序 武於古

八駿圖圖 文皇戰時所乘馬也戰而馬中矢各有  
地曰鄭村壩曰白溝河曰東昌曰夾河曰藁城曰宿  
州曰小河曰靈壁馬各有名曰龍駒曰赤兔曰烏兔  
曰飛兔曰飛黃曰銀褐曰棗騮曰黃馬抽矢於馬者  
各有其人曰都指揮丑丑曰都指揮亞失帖木兒曰  
都督童信曰都指揮猫兒曰都督麻子帖木兒曰都  
督亦賴冷蠻曰安順侯脫穴赤曰指揮雞兒人之次  
各因馬馬之次各因地不紊也

自註曰右序本雙槐  
歲抄余嫌其不簡故

特刪去  
大半

贈梁尚書公序

代

蒼蔚可誦

近時籌邊者謂西虜既已款塞稱臣曳駒牧以仰乞  
於中國而地亦聯絡山澗堅堡厚垣列亭鄣以臨之  
卽處守亦易爲力而東虜者地在在多沙鹵善崩難  
垣堡不可以亭障而守而虜亦連歲數被創其睚眦  
睚眦枕戈而臥待釁而竊發無時日歲月之可期然  
而昨歲者虜傳矢諸酋連衆二十萬將甘心於表而  
大總制梁公秉節鉞奉 天子璽書以兵部尚書

御史大夫實臨其地文武大吏之在前遼兩鎮亦各以其職奉 璽書東玉橫金而聽命者不下數十人公於是策所利令遼師出兵以擊胡而薊則往壁於其地若將乘間以搗其家衆然者而已則提銳卒臨兩壁中據督亢以示左右臂指形禁而勢格之不旬日虜果困解而歸壁遼者乘之遂捷最後襲之復大捷 天子知公能會兵部缺尚書遂進公爲兵部尚書而戶部郎大夫與藩臬諸大夫某君輩則所謂各以其職奉 璽書而受成於公者也至是來以言屬

予自惟儒生幸把寸管以待事上古所稱毛錐輩耳烏足以知公雖然固有大幸焉何者易牙者天下之妙饗也當其主人召客而易牙爲饗其所缺大者鼎釜無不告矣小者豆俎無不咨矣至於醢醬之瑣幸酸之微而亦必告且咨焉不亦以瀆乎不告且咨故巨者舉矣而細者未必周至於易牙自召客也而付饗以人苟有所缺大者不待咨而細者亦不待告也故旨甘之必優几筵之備無遺美異他日矣故他人爲饗勝易牙之自爲饗也昨公在兩鎮易牙饗也

進而本兵也。他人養也行也。吾且見今者召客甘食之時而几筵之備之甚於昨也。吾故曰私幸也。爲國家而幸也。吾儒生耳。他何知知以是復諸大夫而已矣。

贈李長公序

渾雄沈毅集中得意文字

周公之教伯禽也。令其辨木葉之俯仰以知父子之所當然。夫木葉之於父子間至不相謀也。而周公之所以教其子與伯禽之所以成其爲子者。卒不過此。蓋天下之事無一不成於道。敗於不道。而道莫要於

孝弟。議者不察乎此。而謂兵之家尚詭與毅於是。率鹵莽於家庭而僥倖於闈轂。一涉孝弟事。則見以爲迂濶鈍遲。徒老生耳。一切置不講。而不知趙括長平之敗。乃由不善用其父書。而伯禽卒成淮徐之功。則以其敦信義習禮讓。推本所致。乃自木葉俯仰中。積累而然。非專於費誓且夕間威以孛侈之效也。予從五年前識今叅戎李長公於燕邸。蓋挾其兩弟新破胡而來也。弓刀血尚殷。投鞭一語。輒竟日氣陵。逃不可控制。視天下士無足當之者。當其髮未燥時。從其



尊人與匈奴戰大小不下數十首虜功滿上書中  
其齒三十有二矣而始得拜參將於馬水予適客京  
邸馳騎致尺書予從容爲過之予莫論也而幕之中  
客長公無不爲結襪而篝袖以供食飲者計諸權賦  
得入私藏可數十百金悉蠲以膏黔首令賈願出其  
途使卒不艱食一蔬一粟必取諸其家至其視士卒  
猶其子士卒之疾苦如疾苦其身死無以葬輒給槨  
錢減膳直以充祝飯予見而歎曰孝弟之効其始効  
於此歟蓋公家居時侍其尊人寧遠公與母夫人望

色而慄聞聲而長跪以須至今紆金而衷猊矣擁千  
人從東方來臨別卽興一語不當卽脫踰而受撻在  
西方每食必思每語至感動必流涕噫此豈兵家之  
所謂沾沾於詭與殺者可同日語耶今夫兵猶博也  
孝弟者其資也勝而成功其采也資高則氣安而必  
勝資寡則氣不安而必不勝茲予之爲公賀也爲資  
高也非直爲必勝也資高者何魯伯禽之孝是也資  
而必舉魯者何寧遠公始封而有土也

白氏譜序

兩說極真結一二語滑稽

譜興於盛而廢於衰，不可以不謹也。人富貴則力有餘，餘則思及其親喪祭冠婚之行，惟恐其族屬往來之不多也。當是時，豈惟欲聚其親哉？卽疎者亦復然。故譜作將以多之也。衣食不給而流散隨之，禮無以自通而名因以湮，間有稍自給亦惟恐其干而施聚禮而多費，當是時惟恐其不少也。故譜廢爲仁人孝子者則不然。故譜常興而不廢，不幸而一時無其人，譜廢矣。後一人出焉，則復興。會稽白氏之先，按所譜云出於黃帝，於周於秦於楚，是並有可考者。大抵譜

常談然也。至於自關中移會稽，自國光始，自會稽移宛平，自彥中始，數傳而至於今。余友曰：受采字君亮者，不過高曾以上一二世而止耳。遂芒芒至不可考。此則非細故矣。且君亮常令予傳其祖分宜公今副本中，亦不見。豈白氏固嘗中衰而泯泯出於予前所云之故耶？予家亦有譜，其譜之廢興亦復然。昨日糞一雞，召族中知此者與謀之，不兩日而君亮持此本來，令序方亦欲與君亮兩相訂印也。而君亮乃又細連搭買馬鞭北矣。

亦陶集序

吾友葛公旦氏當其爲生時負竒姿承世學抱三寸管以與一時雋彥校馳駟於上下之間當是時也謂其不欲躡青雲依日月以酬其生平尋遠計於圭組中吾不信也及其一旦有所不嗜乃棄去如敝屣盡收其芒鏗以瀟然於無用之鄉求爲一處士而猶恐其若有聞焉者故往往以淵明自況然而退焉猶若有所不敢也故其集成自題亦止曰亦陶而已人知者許之其不盡知者似亦不盡許也今夫芟蘆之似

竹也豈校其篠籜而盡同哉亦取其一節而已矣人謂淵明所棄令也公旦棄直棄生耳夫生者寧非致令具耶抑又豈可以令限生耶故公旦所棄與淵明棄一也竹與芟蘆一節似似矣他何知至於公旦詩乃多似少陵少似陶然庭堅評陶則又曰他人爲詩有意於人贊毀其工拙至陶直寄焉如此則公旦詩又亦似陶

壽史母序

洵湧壘出文似江河之決

予嘗論水於客孰難易客曰溪澗難河海易何居

曰溪澗之水。束以兩厓。齒以白石。廣不踰丈。深不滿尺。鮒不得掉。跋者惟蛭。河海則不然。際天極地。出日入月。萬寶環瑰。虬蛟等蟻。取者無窮。用亦不竭。由斯言之。寧不溪澗難而河海易耶。予曰是則然矣。當夫震風鼓天。秋潦不止。一蟻穿穴。百隄爲毀。汎泥汨沙。旬晷未泚。馮夷陽侯。袖手莫計。而溪與澗也。澄湛細流。朗昭玄晷。規矩尺寸。易爲小飭。卽有微搖旋起。旋息。當此之時。水之難也。屬之溪澗乎。抑屬之河海乎。其在人也亦然。故卜子夏。田子方。魯仲連。諸人取於

世也少。故自守也恒有餘。故鮮所疵類。孟嘗春申平原。信陵用於物也弘。故其於檢也常若有所不及。苟及焉則非情矣。故人得而指其瑕。其於女子婦人也亦然。故陶侃之母貧約無他營也。截髮剝葢以易其供。以給其秣茹。藥食茶事非有多於訓其子也。故曰易。巴寡婦清之以一婺也。而馭萬鎰。奴千指。乃無有溢德。致禮萬乘。故曰難。其在今也亦然。史恭人之偏少卿公也。少卿之績比隆。四君宜其溢且瑕也。而兼人居其內。天下之賢少卿自存。至亡無或異口。其最

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  
司隸自髻至胃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  
澗之有汚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  
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  
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  
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  
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  
長也。

張母八十序

摹寫如畫，賸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日子  
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  
予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  
竹馬襴褕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  
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  
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  
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  
以糲，收餼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  
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闕固將軍也。備

孤之遺久而後司隸於朝也。恭人居其上，天下之賢  
司隸自髻至胄無或異口。故史氏之先，貞女稱烈，猶  
澗之有吐也。故曰易也。恭人檢約而無溢德，猶海之  
絕瀾也。故曰難也。其於壽也亦然。他人寡應而慮省，  
皓首也。而耳與目猶聰明，手足無所苦易也。恭人日  
酬百月，酬千歲。酬者千而十，今年若干矣。而猶耳目  
聰明，手足無所苦難也。難固足賀也。亦因是以知其  
長也。

張母八十序

摹寫如畫賸有風神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日子  
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  
予同挾策而翔竝髻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  
竹馬稱襠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  
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  
而予與二張卽髻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誤  
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竝拊而憐愛之。至則啖  
以糲飯餽餽，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搨  
沐綻則爲針紉澣熨。不憚細瑣而閤固將軍也。備

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樞馬不轡而馳且射  
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  
亦不甚禁詬兩兒子意若期以濶遠不屑屑事兒女  
束箝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  
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  
庶幾一飛而屢墜旣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  
於頽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治俎脯釀黍  
秫教飭諸婦母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曰顧人家  
於人倫天理中母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時兩兒

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校短長也噫鳴鳩  
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視  
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  
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  
故太君者當其破戴筭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  
鳴鳩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  
短耶及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涓操筆  
以頌其唯唯已則頌曰其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  
持千金以報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

頌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嘆果何益  
脯與釀之德也

贈沈母序

古雋篇末殊可慨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  
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糜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  
不給於藥與饗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  
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  
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  
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齊也而太君則爲茶

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蓋年六  
十有六是太君之爲茶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  
而始得督撫泊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  
子與余友也且柔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  
時往往滯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  
而猶令伯子把子袂或匿其中履若是者太君蓋不  
以子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以無賀蓋予  
居常謂風世事卽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  
爲之書數字於觚槩間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



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果  
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人以  
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罵不已由此觀之人  
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  
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  
太君賀哉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

終